国朝寶鑑卷之三十七

孝宗朝一

孝宗欽天達道光毅弘烈宣文章武神聖顯仁明義正德大王

諱　字　萬曆己未五月二十二日甲辰誕降于慶幸坊本宮（仁祖潛邸）在位十年己亥五月四日甲子昇遐壽四十一葬寧陵（在驪州）

仁祖大王二十七年己丑五月丙寅（八日）仁祖大王昇遐于昌德宮之大造殿越六日辛

未　王世子即位于仁政門尊　王妃趙氏
為王大妃冊嬪張氏為王妃王世孫為王世
子受百官賀頒教大赦　上　仁祖第二子
誕降之夕白氣三道飛入寢室良久乃散性
豁達有大度五歲受書不勸而勤及就外傅
凡璣衡律呂朞三百之類曉解如破竹承事
兩殿愛敬備至　兩殿每稱吾家孝子　仁
烈王后之喪居堊室執喪盡制其在瀋館遇
事之至難處者方便應接動中機宜有善相
人見　上歎曰真王者也嘗有五色氣凝室

巨龜出見及東還卽升儲位益孜孜講學深
造自得至是 大行大王疾大漸 上割指
出血以進旣不諱哭泣之哀顏色之戚左右
莫敢仰視大臣禮官三司屢勸進不聽及大
臣率百官庭請乃卽位停方物物膳曰何心
受此◎卽位翌日遣大臣告嗣位于宗廟社
稷初五禮儀卽位後無告廟社之文故歷代
多闕而不行至是禮曹引大明會典登極儀
遣官告天地廟社之文啓請行之遂命告于
宗廟永寧殿肅寧殿及社稷◎大臣會賓廳

啓曰金尚憲宿德元老扶病奔哭請勉留金
集宋浚吉宋時烈權諰李惟泰皆山林讀書
之人請敦召 上從之復教曰宋時烈舊時
師傅惓惓之懷誠切于中備述此意與崔蘊
一體宣召蘊亦 上為大君時師傅也○初
五禮儀國喪卒哭後前啣三品以下生進生
徒白笠白衣黑帶至是禮曹言戴白帶黑有
乖禮制請以白帶終喪從之○議政府上
大行大王廟號曰仁祖初議以烈祖為廟號
或言南唐徐知誥有此號大臣復請改烈為

仁曰明朝既有仁祖又有仁宗我朝 世宗
世祖之稱亦本諸此未必嫌碍於 仁宗廟
號也 上曰此乃萬世公論孤何敢辭焉命
如其議應教沈大孚司諫趙贇等相繼上疏
言繼體之君雖有大功德不得稱祖 世祖
議號當時諸臣之過 宣祖議號時尹根壽
上劄諫止稱祖其後許筠李爾瞻爲光海尊
號改宗稱祖今不必循用此例也並不省○
六月禮曹參判許啓以 大行大王謚號無
叙彛倫正名分定民志之義請追上尊號命

大臣議領敦寧府事金尚憲議曰 先王撝
謙之德感動臣隣故當時羣下不敢請上徽
稱以此書之史冊豈不大有光於追上也
上曰非 先志而追上恐乖繼述之道也命
從尚憲議○時兩司皆因事遞命待公除開
政左議政李景奭言政者人主之大柄臺諫
人主之耳目大柄不可以久拋耳目不可以
久曠戊申國恤二十七日之前亦差出臺官
請按例行之 上命更待數日○前承旨金
集前持平宋浚吉宋時烈前諮議權諰前師

傳李惟泰同被名造朝 上命給廩肉時烈
惟泰老母令該道給米肉藥料○擢金集為
禮曹參判銓曹言非文臣不得除禮官典例
也 上曰稽古讀書之人豈拘常規也兵曹
以李惟泰為侍直 上曰職徵任輕非所以
待徵士也集累疏辭不行○教吏兵曹曰名
賢忠臣孝子清白吏子孫首先收用以表章
之臺諫關國家之治亂守令係百里之苦樂
尤不可不慎擇始政之日剔去私情務從公
道以副國人之望○司憲府啓曰近年以來

百弊膠固今當嗣服之初宜大更張一洗痼
習而必先知起弊之源方可行捄弊之策內
則各司官員會議一處各陳本司之弊外則
列邑守令聚集鄉人各陳本道之弊並與捄
弊之策而作冊三件一備乙覽一下廟堂一
送兩司以爲矯捄更新之地從之○工曹叅
判金集上䟽以六條陳勉曰恢德量曰振紀
綱曰嚴宮闈曰用賢良曰恤民隱曰責實效
復以五禮儀國恤初終之禮類多舛誤進喪
禮異同一卷 上優批嘉納原䟽留中以備

省覽○金自點以罪免兩司合啓論領議政
金自點黷貨無厭似元載第宅奢侈似梁冀
締結內外似韓侂胄負國營私似賈似道請
遠竄 上以 先朝元勳累啓不從只命免
相○以宋時烈爲掌令時烈被召赴朝累章
乞還不許時烈詣闕謝命仍請入對 上適
有疾不即召見時烈脫朝衣直出國門投疏
而去 上大驚命承旨金益㷩追及諭之時
烈還到城外拜疏謝 上諭政院曰予之待
賢可謂不誠平日敬禮之意無以自暴承旨

代予草教諭以至意使山林高世之士少回
遐心復遣禮曹郎官傳諭時烈上疏陳節哀
以保躬講禮以慎終勉學以正心修身以齊
家遠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恢公道精選
任以明體統振紀綱以礪風俗節財用以固
邦本正貢案以紓民力崇儉德以革奢侈擇
師傅以輔儲貳修政事以禦外侮仍即還鄉
○秋七月以鮮于浹為司業浹上疏言好學
主敬明理體天道法堯舜五條　上嘉納浹
平壤人箕子之後也以易學名○領敦寧府

事金尚憲因災異上箚陳戒請釋李敬輿李應著洪茂績沈㽦等竄謫敬輿嘗於 先朝季年冊嗣陳守經之義姜獄主全恩之說遠配海島應著茂績㽦亦皆以直言竄逐者也

上答曰戒誨若是諄切不從著龜之謀而何待孤雖不敢全釋並當量移焉遂命量移近畿亡何並釋之◎八月以李景奭爲領議政金尚憲爲左議政景奭累上疏固讓於尚憲

上以尚憲行步不利上謚宗廟時難於成禮也不許◎教曰刑者輔治之具聖人不得已

用之必出於至公無私然後民得以措手足今有受刑累百次而不輸情者殊無輔治之意或有受刑一次而致斃者欽恤之道安在宜推考刑官以懲其弊○左議政金尚憲因星變上劄辭職略曰人君之政莫大於論相人主不能明視審察用虛名無實之士置之相位是謂視不明厥罰陽氣衰而星辰晝見上答曰大老去就國家之興喪判焉卿若不出予將疇依須念國事出而論道尚憲力辭不已 上勉從之○大司憲金集上疏言除

拜之間或以忤旨而累斬或以親昵而越授
恐非大聖人平蕩之德章疏之久留不下亦
非廣聽言之路開不諱之門也 上嘉納○
命以綿花九千斤綿布二千匹分送于六鎭
三水甲山以北道生麻之不遂也○九月命
敍前應教金弘郁弘郁製進 大行大王挽
章 上以其含譏刺命去其詩勿用罷其職
至是領議政李景奭上劄以爲言從之○葬
仁祖大王于長陵初 仁祖定兆域於坡州
北雲川里命爲山陵及大喪後大司憲趙翼

劉請改卜山陵 上不聽羣議從而非之冀
不自安屢疏乞免 上以言出肺腑亦不許
至是竟卜雲川里 上欲隨詣陵所諸大臣
以 上柴毁力請停止遣承旨問安於山陵
山陵問安無於禮而 上特行之○冬十月
敎曰寒氣陡緊旅邸之涼冷可想草野諸臣
之來在轂下者令該曹優賜衣資○掌令宋
時烈上疏言程子於經筵欲令史官勿記言
動慮其有所忌憚也欲令一二人有時專對
慮其不得安舒也尋常言語欲令勿諫慮其

不耐禁切也盖欲親近賢士大夫以防宮中
燕私之狃又論權倖鴟張名流斂迹之弊
上優批嘉納○上御經筵初司諫院引 宣
祖朝已例及朱子劄辭請於卒哭前開講筵
上曰情禮不忍也不許侍講院又請 王世
子於卒哭前開書筵 上命大臣議領敦寧
府事金尚憲議曰梓宮在殯一邊開講情禮
未安堯舜之道孝悌而已 世子冲年尤當
以孝悌為先也 上曰經者萬世之常爭惡
夫末世之純用權道也遂命依尚憲議施行

至是 上始行晝講講中庸序諱朱子名不
讀講官等請以爲例且請林下讀書之人來
在京師者依故事入侍經筵並從之○命賜
額于先正臣趙光祖龍仁書院○禮曹以大
臣意啓曰敎化有國急務而新化之初尤不
可少忽請略倣鄕約故規申明遵行勸孝悌
禁侈濫懲治少凌長下凌上鄕里相鬪之類
從之○上御講筵進善宋浚吉奏曰 先朝
反正之初行見大有爲之機今 殿下若以
癸亥初爲法則亦繼志述事之一大孝也

上曰予欲追三代之治而恐不能也○十一
月右議政金堉上劄略曰王政莫先於安民
民安然後國可以安大同之法便民良策畿
甸關東行之得力若又行於兩湖則安民益
國無大於此大抵一年應行之役每結所費
木綿十餘匹少不下七八匹意外橫出之役
不在於此限民何以不困今若每一結春出
木綿一匹米二斗秋出米三斗則摠爲十斗
而田稅之外進上貢物本道雜役本邑所納
皆在其中一納之後終年安臥比之京畿宣

惠一年十六斗亦甚寬矣兩湖田結共二十七萬結木綿爲五千四百同米爲八萬五千石付之能手規畫措置則米布餘數必多公藏私畜上下俱足意外之役亦可以應之矣先是 仁祖朝堉按忠淸道啓請行大同法竟以異議携貳不得行至是又以爲言 上引見諸大臣詢問便否命先試湖西後均之八方○領敦寧府事金尚憲以天災疊見邊備多缺上劄請令文武大臣各薦智勇兼備之人兼許自薦試其所長 上從之○司僕

寺正宋時烈推演前疏所陳十三條作爲一
冊子隨封事以進且曰程朱疏章皆有貼黃
蓋人主過失之未彰者則貼人主心術之隱
微者則貼國家機密則貼宮闈幽隱則貼嘉
謨嘉猷則貼義理甚切則貼此皆至上前親
自開折故敢用其式然今 殿下方在哀素
之中敢用白貼進 上留中召時烈諭曰所
進冊子覽之至夜分不知疲也識見不明忠
誠不足情愛不至則何以及此仍問或言今
當一切更張此言何如對曰今國家如經重

病過用峻劑則必死不用藥亦必死唯在
聖上酌得其中若得人而任之則非所慮也
○左議政趙翼以大學困得論語淺說及論
災異論心學論宣惠論大同論軍制論科舉
六事為一冊皆陳達於 先朝者也至是具
劄子進獻 上嘉納○命加成川民金福資
福時年八十緦服同爨故有是命○備邊司
啓請令各邑守令擇境內有才行者勿論朝
官儒生薦于監司監司察其可否上之吏曹
吏曹試以身言書判進于政府政府抄其拔

萃者啓下吏曹隨稟擬職而其才行超出者擢除參上職武士亦薦于兵曹試武藝兵書隨才用之且令列邑興學養士以其中文行之士定為學長月給糧餼聚鄉校而教之守令以朔望考講勸課並從之○命錄用故忠臣趙憲子從趙翼之言也○命除慶尚道虛結三萬餘結先是光海時慶尚左道量田御史勒加田賦民不堪命至是因兵曹參判李曙之言命盡除之○十二月命六曹漢城府掌隷院每月書坐衙日以聞○命減江都南

漢逋久從領議政李景奭之言也○上召見
領敦寧府事金尚憲令宦官扶掖上殿問所
欲言尚憲敷陳對越上帝扶陽抑陰之道
上稱善
庚寅元年春正月領敦寧府事金尚憲上疏告
歸仍勉奮發大志日新盛德 上優答之○
北道饑移嶺東米二千石賑之○公山縣監
李泰淵有政績銓曹首擬玉堂 上曰一縣
民生之安居不亦大乎其勿内遷○以寒釋
輕囚○吏曹判書金集上疏歸鄉初右議政

金堉建請行大同法于湖西卿宰臺閣以名流稱者皆言不便安邦俊至斥以誤國 上以問於集集以為不可及集請詢訪人才於元老大臣不次用之堉亦以為不可由是二人議不合堉上疏乞致仕有曰臣高祖湜罹己卯之禍傷弓之鳥常存曲木之驚今又觸犯時忌救死不贍何敢久妨賢路乎集因此不自安陳章請歸執義宋時烈啓言金集臣所師事者也昔范仲淹被逐尹蔡諸人以師友進退義無獨殊請與同貶今集既去則臣

義難獨留之遞職　上慰諭三人而兩解之
復遣承旨尹絳勉留集集仍即還鄉堉亦屢
辭免相而湖西大同之法遂寢不行○吏曹
正郎洪命夏上疏請留金尚憲曰司馬還朝
天下倚以爲安汲黯在廷逆節亦不敢逞今
金集意外去國尚憲又將引退朝廷自此空
矣又尾陳下賢邪輕徭役容讜直之道　上
優批答之○全州保人李承敏疏論時政得
失軍民積弊　上命政院招承敏使讀其疏
讀之無礙滞　上奇其才先免其役尋除中

部叅奉○上以我朝之治莫盛於 世宗成
宗兩朝皆可為後世法命史官抄出 兩朝
實録中良法美制以進常置左右朝夕省覽
○命自今䟽劄如有溢美之辭勿為捧入○
二月起李敬輿為領中樞府事及至京 上
引見慰諭曰今日起卿 先王之志也尋拜
領議政○命罷糶糴三分耗會録之法以丙
子亂後刱行也○三月命典獄署救療罪囚
之病癘者活人署救療都民之病癘者仍賜
藥物○命竄金自點于光陽縣大司憲李厚

源上疏言自點貫盈之罪不欲明言顯議者不無其意蓋其凶謀幾覆宗國而賴　聖上沉機睿斷竟得無事然人心益以駭憤爭相噤齘請自點加律定之罪遂命遠竄○命給京外百歲老人衣資食物○夏五月蠲關西管餉穀五年耗○教備邊司曰燕瀋灌漑之用莫如水車我國全昧此制咫尺雖有滾滾之流地勢稍高則末如之何農者天下之大本而其器之不利如此令令工匠造出其制如其可用則傳布外方以為勸農之一助備邊

司覆啓曰 聖上當此旱乾特軫民事自禁
中造水車制度甚巧斡轉如神誠能家置户
設則有益於備旱必不淺淺請令有司依様
造十具分送八道及兩都從之○平安道旱
祈雨修撰尹鏶撰進祭文 上以其無罪己
之言命改撰以送○義禁府將誅貪贓吏以
誕日在明請退其期 上曰文具也即令致
法備邊司啓自今凡刑獄詞訟各司坐衙上
祀三日中祀一日忌辰從遠近行一兩日餘
並勿拘從之○六月時國家多事 仁祖實

錄未遑纂修至是命開局始役差出大提學以主管之故事曾經大提學者主薦而前大提學鄭弘溟以病在鄉李景奭趙絅方因事被拘於白馬山城　上遣史官問薦於金尚憲尚憲以爲二品以上絶少其人以副提學趙錫胤一人應薦　上曰文衡議薦後政府六卿必會圈而今所薦只一人圈點多少無以辨也命史官更問於尚憲尚憲以爲國家之置兩館提學乃所以預備文衡也領議政李敬輿右議政趙翼曾經提學宜與兩館提

學會議以薦也於是敬輿翼言時任提學金
光煜吳竣曾入於擬薦中不必會議請以兩
人及錫胤書薦記圈點從之錫胤遂爲大提
學陞二品○淑陵叅奉陳翊聖上疏請設贊
科贊科文武備具之謂也下廟堂議廟堂以
爲不可遂寢之○校理鄭斗卿上疏進詩諷
二十篇 上優答賜皐比○忠清道觀察使
金慶餘臨發進六漸疏曰擇守令曰愼刑賞
曰明好惡曰訪賢能曰裁戚畹曰納諫諍
上嘉納○旱蝗下敎求言令中外疏決庶獄

○上將親祈雨於社壇禮曹請以黑袍玉帶黑靴行禮從之用樂與否命問議于大臣金尚憲金堉以爲不必用樂趙翼以爲古者宗廟之祭因喪而行天地山川之祭越紼而行況且鐘鼓羽籥專爲格神明而設禮固以誠爲本莫如本末俱盡之爲備也從翼議○司直趙復陽上疏陳戒請依宋朝籍記臺言歲終具奏之例令政院錄臺啓及群臣章奏考其是非驗其行否 上嘉納○秋七月平安監司沈之源北兵使申景琥兵曹參判金南

重等罷以所薦守令之不法也○八月停京
畿海西供獻以旱也○九月有司以年荒請
減百官祿 上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毋寧
盡損御供也不許○冬十月 上嘗戒太廟
享官之飮酒至醉者曰予在藩中多近杯酌
自陞儲位一切斷之彼若以肅敬將事爲心
則頃刻之間不飮何難又嘗語羣臣曰大而
天下國家小而匹夫一身喪亡多出於酒當
官莅職者固不可言言語之失亦至招禍害
孰甚焉近來士夫之稱名流者以飮酒相尚

如此之類選部注擬之際勿先於人可也○以閔應亨爲副提學先是應亨爲大司諫李敬輿言應亨憂國之誠未有及之者 上曰應亨之爲承旨忠言懇懇令爲諫官宜盡繩糾之責以臣予不逮也至是以副提學承召入侍言臣聞諸道路皆曰三代之治可復見矣既登前席大異所聞 殿下不過僅保社稷之主而立志不固優游不斷其不至於危亂不可救者幸也 上和顏虛受命復盡言之應亨仍歷陳朝議之橫潰貢賦之不均諸

宮漁塩之痼弊 上動容稱善並嘉納之○
十二月前師傅尹彬進古鑑錄 上賜豹皮
奬之
辛卯 二年春正月西路大疫多死亡遣官設癘
祭分送藥物以管餉米九萬二千餘石賑之
○松都饑移江都米一千石賑之○二月命
罷統營添防軍從領議政金堉言也統營當
海路要衝水卒寡弱壬辰亂後使沿海諸邑
抄送水卒增設海戍春防秋還歲以為常湖
民不堪其苦至是罷之○三月命設賑濟廳

榜諭流民使及時就食又以不善賑罷黃海道觀察使南翩○夏五月旱 上下教責躬求言減膳審理寃獄疏決罪囚親禱雨于社壇是日大雨○六月副司果閔鼎重上疏陳八條曰擇外任曰量人才曰擾臣隣曰明人倫曰嚴名分曰振紀綱曰伸寃枉曰重典禮
上答曰年少學士通達事務何若是之悉也勿移俗習之陋善養忠直之氣以期其遠大好獵之喻可不書紳仍賜皐比○命以麟坪大君子楠為福寧君時楠尚未滿封爵之年

上曰 先王嘗謂予曰此兒稍長雖未準封爵之年特賜爵號以彰恩榮丁寧此教尚今在耳也○飭武士騎射教兵曹判書具仁垕曰卿可以身先之也○秋七月祔 仁祖大王仁烈王后于太廟追上 仁烈王后徽號曰明德貞順先是太廟冊寶遺失於丙子兵燹太半不備至是改造以補其闕政府議以李元翼申欽金瑬李貴配享廟庭 上命增武臣申景禛李曙二人以祔廟樂章有無問議大臣領議政金堉右議政李時白等議曰

古之帝王皆有廟樂周有祭太王文武成康之詩漢宣帝時論文武廟樂則漢亦有之唐自高祖至昭宗亦皆有樂章而我國則以保太平定大業各十一聲奏於亞終獻皆稱揚四王太祖功德而無各室樂章獨 宣祖室有重光樂章其時尹根壽李好閔皆製進竟用好閔所製凡此豈我朝禮樂不襲於古也歟

宣祖朝黃廷彧建請一室各撰一章
宣祖諮議未遑亦猶漢文未遑於賈誼之言是豈可容易變之哉祔廟樂章恐不必有也

上從之既祔廟受賀頒教停方物物膳○奉
中宗廟入于世室改各室祝文中姪孫之姪
○以竹山軍屬南漢洪忠道兩營軍還屬本
道龍仁陽智鍊習軍屬摠戎廳從大臣言也
○命監試試卷窄其皮封又定割封書標之
制以防用情之弊○八月始行湖西大同法
先是 上用金堉言命設湖西大同廳尋以
議不一而寢之至是堉復以為言 上召堉
與語大同利害終日命堉先撰節目堉退具
節目一通以進 上乃命李時昉許積掌其

事趣行於湖西於是湖西一路野邑則結出
米船運上江而山邑則代以布委輸京師自
御供祀享接賓之需以至芻秣薪蒸咸取辦
於此官不得濶狹吏無敢伸縮凡貢案刁蹬
等積年謬弊一朝頓革湖西之民如脫水火
莫不鼓舞前之胥言不便者及是反交口稱
美湖西大同節目一忠清江原兩道大同合設於京畿宣惠而為一廳名之以三道宣惠廳凡干節目一依京畿之例而但三道所捧當各用於其道之役不可挪移用下異其庫間別其文書俾無混淆之弊一三公例兼都提調戶曹判書例兼提調又有提調二員兼管三道宣惠及常平廳而郎廳則四員各兼分掌京畿與常平郎廳二員互相兼察忠

清與江原郎廳二員亦互相參察一收米元
數逐年隨其時起數通旱田水田每一結春
秋各捧五斗以為京外一年之用而本道則
一年應下數計除分其邑之大中小殘量宜
留置餘米以應各項刷馬與科外之役餘米
不足之邑則以隣近有裕官米推移充給京
廳如有不時別卜定則自京可備之物不為
分定於本道然後可省其貿辦輸納之費各
項應下外稍存餘數以為臨時策應之資一
本道田結姑從壬辰收租數計之則十三萬一
一千四百十九結零內各樣復戶六千六百
七十三結計除實結十二萬四千七百四十
六結零每一結收米十斗則八萬三千一百
六十四石零內京上納米四萬八千二百八
十石船馬價三千九百六十二石本道留置
米三萬九百二十二石零一二十八司元貢
物及田稅條貢物戶曹作紙役價其人歲幣
上次木各官京主人房子雇價禮曹觀象監
各樣紙地工曹漆田全漆造紙署楮田所出
掌苑署果園結實典牲署黃牛備邊司襦紙

衣宗廟薦新大小麥生兎各殿朔膳月令誕
日冬至正朝臘內進上內醫院牛黃藥材三
名日進上馬工曹筆柄竹內弓房魚膠正箭
迎接都監京婢房子價皆以米磨鍊自本廳
上下一年應下之數通計四萬六千二百六
十六石零一戰防兵船新造與改槊進上方
物白綿紙油芚小好紙甲胄藥丸監兵水營
營需各官官需油清紙地使客及監司支供
釋奠祭幣帛牛脯社稷賜額書院幣帛以各項
上下米幷計二萬二千九百十八石皆以本
道留置米計減而餘米尚有八千餘石以此
為科外別役責應之資一沿海沿江之邑以
米上納山郡則作木上納以除輸運之弊而
米則可食米木則五升三十五尺勿論豐凶
以米五斗作木一匹定為恒式而上納米布
自有其限雖不得不及時收捧其本官所用
不必督責於一時隨其民願鱗次收捧船運
之官則別造海倉於船所使之前期收捧以
便及時載運一平斗斛權衡乃是急先之務
故斗斛升尺自本廳一依戶曹行用之規造

成烙印下送于本道本道亦爲見樣造作分送于各官使之以此行用戶首等例於收捧之際必用大斗故民間未蒙實惠令本道監司着實嚴禁私用無烙印斗斛升尺者摘發重治俾無中間濫費之弊一京上納米布輸運船馬價計減於收米元數之內而木則正月內米則四月內上納限內未納官守令解由拘碍二十石以上越一等三十石以上越二等視此爲例次次加等而尤甚未納官守令則入啓處置一次外方貢物例於翌年二月爲始上納廠價分給當在二月之後而各司貢物各有年條壬辰條貢物壬辰年內上下者是謂當年條也癸巳年二月後上下者是謂翌年條也如祭享御供及殘弊無形之各司當年內上下其他各司皆於翌年春上下以爲恒式一一各邑皆有隱漏結卜守令非直爲肥己之資上司有卜定之物則以其隱結補其不足以紓民力此固好意但竊取公田名之爲隱事甚不正許令自首勿治從前隱漏之罪而以其隱結幷入於新結如是申明

之後早晩現發則幷從律重究○上御講筵校理李正英辭不能講讀 上命下番代講承旨請推考上曰以盃酌之失責經幄之臣豈優容之道乎其置之同知事閔應亨奏曰聞尚方有織錦之事云此必為 慈殿服用然何為此無益之舉哉請罷之 上歎曰久不見卿今又聞箴規之言裨益多矣尚方織錦雖非宮中所與知然有聞必達其誠可嘉立命停之尚衣院啓言織錦本為 中宮冊禮之翟衣世子冠禮之龍袍今既停罷則翟衣龍袍何

以措辦爭 上曰其與都監議之應亨聞而
大慚悔入謝妄言 上曰未詳之事尚且有
聞必達詳知之事自當盡言不諱此予所以
嘉卿也○命拿問前校理李正英旋宥之教
曰李正英乘醉登筵猝然駁其長官李之恒
之貪濁而諸宰士民莫不爲之恒稱冤不可
不正是非服刑章其令王府拿問正英憲臣
等以其心非出譏搆爲言 上即命宥之○
以海西之牛峯江陰兩縣合爲金川郡從道
臣之請也○ 上承儲之初受 仁祖精一之

訓期以身實體行之齋曰敬義閣曰養心命
卿宰大書當惜分陰對越上帝揭之壁上又
命儒臣書夙興夜寐箴聖學十圖作屛列之
座隅朝夕寓目以涵養游泳◎上幸長陵水
原府使率軍入衛 上見其軍服皆濶袖教
曰此是閒者之服豈枕戈戒嚴之意乎命更
其制又以駕過之時鞠躬祗迎非介胄之禮
命今後只拱手長跪◎九月 上親酌獻于
先聖試文武士撤御燭賜文武壯元◎賜額
于先正臣李滉春川書院◎贈故求禮縣監

李元春職元春壬辰死節人也〇冬十二月金自點與其子鈛謀逆伏誅先是鈛之子世龍尚 仁祖後宮趙氏女孝明翁主締結內外狼藉詛呪於宮中事覺三司請置辟於趙之母女 上不聽至是自點與水原府使邊士紀謀逆將推戴崇善君澂樂善君潚澂潚亦皆趙之出也綢繆排布禍機甚急會海原令瑛進士申壕等上變告 上御仁政門鞫鈛盡得其情遂命誅自點鈛世龍士紀等賜趙死竄澂潚及世龍妻于絶島時鈛多援引

武將朝士　上慮其滋蔓命問事郎毋更問同黨中使搜自點謫中文書而來多朝士及閫帥守令簡札筵臣請見之　上曰無可觀也已焚之矣由是疑懼者始定獄既平告廟頒赦不受賀禮曹援例固請　上曰元勳叛逆可愧不可賀也○以洪茂績爲工曹判書任義伯爲司諫李回寶爲司僕正李尚眞爲司書以曾論金自點有先見之明也○時廷議以闕中有巫蠱禨氣欲　上移御他宮進善宋時烈疏論其不可曰帝王之生實受天

地之命爲郊廟社稷之主百神扶持萬靈聚
精彼幺麽邪孽何敢干其間哉日爲衆陽之
宗故煇𪗋侵迫而陽德無損伏願益明聖學
秉陽道而絶神姦毋輕𣪧撓以害淸明正大
之氣　上答曰誠誨之言實是藥石茍非至
誠何以至此遂從之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七

孝宗朝二

壬辰三年春正月分遣御史蔡忠元閔鼎重等暗行諸道 上諭之曰百里苦樂亶係守令而該曹循私多不擇人今遣爾等欲明其黜陟曾見草野章疏多言御史廉察亦不公嚴云爾等慎勿如前也仍別賜糧饌而送之○命募民設屯於安山德勿島以其為江都門户也○三月時議者以為六道監司亦依兩界之例久任責成 上命備局議備局啓言

全南監司沈澤有治效請令兼任全州以終
三年先試於全南一道從之○夏四月旱同
知中樞府事閔應亨請對言 殿下纔得小
雨便以為足命近臣賦詩志喜又有便蕃之
錫是日雨即收而風大作此由 殿下忽其
敬天之心而然也 上以其言出於至誠嘉
奬之○蠲海西糴耗三千五百石以歲饑也
○教曰眇予否德叨承丕緖托乎兆民之上
曾無撫民之政徒貽水旱之災已不勝其慚
愧及至今日旱乾之慘近古所無哀我民生

大命近止嗚呼皇天罪在寡躬降罰予一人理之常也胡寧忍於無辜之民乎靜省厥咎亶在予小子自今日避正殿責躬省愆其減膳禁酒等事令有司舉行承旨代予草教廣求直言以輔不逮○上親禱雨于南郊教曰昨見應旨疏以輦輿威儀太盛為言今當禱雨務從簡約以示應天以實之意復命百官軍兵之踐蹂禾穀者繩以重律○上以旱召見時原任大臣六卿三司長官問弭灾之策領議政鄭太和請審獄囚解寃枉曰 先朝

嘗審理於榻前而詳議禀決至於夜深今後
此例令禁府刑曹堂上持文案入侍禀裁則
庶有實效也 上從之領中樞府事李敬輿
請先德教後刑威曰 殿下雖無嚴厲細察
之失政令施措或多急切之舉意者 殿下
欲以刑法為激末世振頹綱之具歟以臣所
見不立大本徒區區於刑政之末則弊日益
生恐無以為治也 上曰卿言有遠大之慮
聽之如飲醇醪矣予常以世道委靡日以益
壞下陵上賤陵貴晝思夜度未得善策寧欲

肅紀綱礪一世不為頹惰之歸今卿先本後末之戒乃是至論敢不惕念焉仍命金吾秋曹入侍審理藏死減等赦宥者凡一百八十餘人○司僕寺正李回寶應旨上疏略曰願殿下勿為察察之明察察害大道勿聽晛晛之言晛晛亂大公勿為任怨之舉任怨非其時勿守苛簡之案苛簡有不均勿為匹夫之孝匹夫非帝王可法勿惡苦口之藥苦口利於厥疾勿為臨法而曲貸曲貸則人不服勿為尚嚴而枉法尚嚴則人罔措求賢盍先於

山人譏求則衆君子興起朋黨盡觀其公私
明辨則公論者幷發此非心鑑心衡之功用
者乎免若是天妖物怪亦轉移間一枯桑一
退星耳 上優批嘉納復命凡有所懷一一
上聞○六月左議政金尙憲臨卒上遺疏言
願 殿下益勵初服之志不替好賢之誠登
善類以出治道修實德以恢大業 上震悼
教曰天不憖遺喪我元老覽玆遺疏辭意懇
惻訓戒切至為國忠赤至死罙篤可不服膺
焉○秋八月命以禁軍為騎隊擇撥箭郊牧

馬及外邑分養馬倣唐之左右武衛大將差
秩高武將二人為内三廳都別將分領禁軍
而一二三番則屬於左別將四五六番則屬
於右別將○九月 上幸長陵將回鑾命行
辭陵禮曰雖非古例禮出於情也○命修江
都城池營建行宮以為近京海防復以海西
之延安白川等五邑米豆并輸江都○領中
樞府事李敬輿上劄言如欲建功立事必以
任賢使能為要如欲置身無過必以納諫爲
聽為要菲衣惡食以率宮掖屏去文具節用

裕民袪苛刻崇仁厚遠謟佞近忠讜勿以趍走逢迎爲恭勿以謇諤廉退爲慢 上優答之○承旨柳淰進其族祖崇祖所撰大學綱目十箴性理淵源撮要 上賜皐比○冬十一月命蠲全南道二十二邑慶尚道三十二邑田租之半又減關北田租關西需米以歉荒也○先是處絞罪人必推殺之 上曰死雖等耳殊非律意命自今應絞者縊而不推○命延安南大池洪州合德堤嶺南加德鎮悉罷宮家之冒占今後嚴禁著爲令

癸巳四年春正月命旌故縣監尹廷俊故府使
朴榮臣閔晳适變時殉節於猪灘者也○命
加前判書金集崇政階集時年八十○二月
上命世子觀後苑水田種禾耘穫亦如之俾
知稼穡艱難每誦聶夷中詩曰田家勤苦宛
在目前也○建香室于泮宮大司成李一相
言成宗朝泮宮香室落成時洪貴達成俔
撰序記板本至今流傳今宜重建以追 祖
宗故事從之○倭人願得祭器樂器深衣命
賜之○命備局堂上各薦文武將士○松都

海西饑疫命醫局送藥物以管餉穀賑救○江都饑給春賦米一千石賑之○命贈故忠臣宋象賢謚曰忠烈以盧盖邦配享象賢書院盖邦壬辰以東萊教養官死於先聖位版下○上御講筵侍讀官金始振奏曰闕後苑別堂火而新搆修省之日不宜營作 上曰禁密之事人主惡聞故臣下難言而爾能之予庸嘉乃仍賜豹皮○京畿士人金石堅上疏請建置安興鎮爲江都外援 上以問於知經筵事李厚源厚源對曰此地揷入海曲

數十里通湖西一條路峙粮屯兵内以表裏江都外以控制湖嶺令監司置行營為緩急入保之地則可為關防之大助也 上曰纔設永宗難於並舉閭卿言予意决矣可待秋更議命除石堅職○以安邦俊為工曹叅議邦俊湖南人趙憲門人也時年八十猶力學不倦為其師憲著抗義新編○始行西洋曆法初東方循用中朝所頒之曆而未嘗自國中推策及 世宗朝始立推策之法然其數術亦不出於大統曆法氣朔交食往往不合

及
仁祖二十二年甲申觀象監提調金堉
奉使入燕聞西洋人湯若望立時憲曆法自
崇禎初始行之其法迥出前代乃購得其數
術諸書而歸疏請令觀象監官金尚范等極
力講究至是十年始得其門路會堉領監事
乃奏請行之○夏四月命出關西管餉耗租
一萬石充赴燕使雇馬之費以歉荒也○開
城教授石之珩上疏進五位龜鑑蓋推演周
易五爻君位也優批賜虎皮○六月慶尚道
觀察使趙啓遠啓言機張蔚山大小甚懸而

蔚山之下未面即機張故地割大益小制邑
之宜請以下未面屬之機張　上可之○秋
七月日本對馬島主平義成遣橘成正致書
幣于禮曹及邊臣仍請賜祭于萬松院家康
廟朝廷不許○遣承旨致祭于　魯山君及
燕山君墓○閏月時以　慈懿大妃患候平
復設慶科　上以遠方士不能赴京試命別
設科於北道○八月行量田于京畿左議政
金堉上劄言京畿根本之地田結太半欠縮
令各邑守令只與會計吏出入田間按字作

結以除冢田擾民之弊嶺西流民垈山爲業田野不闢名山日赭擇定別將設置屯田分領流民勸野墾禁山耕限三年毋徵其稅

上並從之教曰畿田土瘠賦煩打量之時降其等第務從寬歇仍頒遵守冊次第施行於諸道遵守冊略曰舊制田品只有上中下所量之尺三等各異八道地品不一非三等所能盡而差科不精故今更參詳田分六等而更定結法直以周尺一等四尺七寸七分五釐爲量一尺積一萬尺一等爲一結二等爲八十五負一把三等爲七十負一束一把四等爲五十五負七把五等爲四十負六等爲二十五負下三道水田膏腴之地多而瘠薄之地少京畿黃海道水田膏腴瘠薄相半而江原咸鏡平安道水田瘠薄之地多在前

下三道上中田則皆是水旱勿論禾穀茂盛之地今則以九等年分及災傷分揀收租不可泥於舊例在前上等田名為第一等中等田名為第二等其中分等不中之田或升或降務要得中在前下等田内雖無水根地品膏腴水田及雖往往水沈本來地品膏腴之地並一二三等内以相當等第施行雖地勢居高沙土相半若引水灌漑禾穀茂盛水田亦當分揀二三等施行其次以第四等施行其中瘠薄沙石水田與江原兩界等處最下水田無異者五六等施行若川防灌漑處不在五六等例 ○命賜 宣廟朝侍從臣食物 ○冬十月削江原道觀察使閔光勳職時江陵府隕霜於六月而光勳匿不以聞 上怒削之 ○十一月減六鎮及三水甲山田租以歉荒也

甲午 五年春二月加判中樞府事金蓋國青松君沈詻資二人時年八十餘士庶年老者四百七十四人亦命加通政階已通政者加一級婦女賜食物百歲以上加賜紬絮○以李浣為訓鍊大將初 上密問領議政鄭太和曰訓將具仁垕老不堪任誰可代者太和以浣對 上即拜浣為訓將居亡何軍卒多怨謗讟朋興 上復問於太和太和對曰仁垕年老柔善兵不畏將久矣遽見浣紀律嚴明自懷疑惕而如此若過五六月軍中必服其

來之驗也 上頷之後果如太和言一日
上夜召浣入卧内問曰國若有急卿當扈予
入江都萬一軍未盡渡敵兵在後則卿將柰
何浣對曰臣已造大帒約盛土二十斗者數
千使人各持其一行則帶之住則掘土盛于
中連綴三帒以爲一垜列峙成城則高可一
丈廣可自衛而其掘坎亦可代壕塹此原野
禦敵之長策也 上稱善○命置五營將於
三南各道先是 仁祖朝設置營將旋罷不
行至是 上以屢經兵亂師律甚紊乃因舊

制三南每道置左右前後中五營將各統所
管諸邑之兵臨亂備部司平時戢盜竊擇武
臣之有才勇者任之○三月大閱于露梁先
是　上以嵌金銀御甲冑白羽箭角弓賜訓
鍊大將李浣曰閱武之擧在邇經營戎務實
在大將宜有寵異之典故特以此賜卿○夏
四月咸鏡監司李應蓍啓言厚春部落密邇
六鎭故六鎭之民不得散處城外春則出野
農作冬則捲入城中一或有警畢令登埤近
年以來此法漸弛民多村居邑虛無入宜待

秋成俾皆捲入因陳各邑鎭修補城池器械之勤慢 上並從其言且以盡心國事賜表裏獎之○命續成 宣祖實錄先是 仁祖命大提學李植專管改纂 宣祖實錄未畢植卒至是沈之源以爲言命領敦寧府事金堉大提學蔡裕後續成之堉以植改纂之時不設局無摠裁上劄辭不許○ 上覽國朝寶鑑歎曰欲法堯舜當法祖宗信哉命芸館鋟印廣布承旨金益煕言寶鑑止於 文宗以上而 世祖以下則闕焉宜因此會開局續

纂以成全書也　上是其言命議于大臣大
臣皆以爲可遂從之後竟不得成○五月全
南道癘疫大熾民多廢農　上覽道臣啓顧
語筵臣曰爲民父母何忍聞此言乎遂命方
伯給穀賑救令其隣族助之耕○命停誕日
賀以久雨爲災也○以李尚眞爲持平尚眞
性戇直數有規諫至是敎曰予不見尚眞久
矣除是職○敎曰求言之後進言者多而終
無實效盖以回啓之際不能盡其意批答之
時未能察其辭故也大臣及備堂預議可否

来詣闕下則當從容賜對商度而施之○秋
七月命以三南海邑所在統營穀三萬石移
置安興附近邑以安興將設鎮也○八月城
北道之城津湖南之笠巖金城格浦大臣以
荐凶請待年豊 上曰天下大亂未知何時
有何變也此事切勿泛視若今年完一城明
年又完一城則力不屈而效可收也○九月
命名官之有文學者兼四學教授專管四學
事以鎮士習之浮薄從金益熙之言也○冬
十月青松君沈詻 上十無之劄曰無自聖無

遂怨無諱過無舉枉無偏係無怠忽無近倖
無徒名無尚侈無傷財　上優批嘉納○十
一月大司成金益熙上䟽略曰我國家倣周
典設官三公統六卿六卿統百司遇有事政
府該曹稍議舉行行之百年少無虧闕自夫
備邊司之設事無巨細皆歸重於備邊司而
政府徒擁虛號六曹皆失其職莫如革罷備
邊司改稱政堂使六曹長貳各以其事禀定
於大臣以復　祖宗之舊也兵以衛國有國
先務然我國貧國也實無養兵之力宜倣

祖宗朝公卿子弟皆屬五衛之制除生進初試及有身役有殘疾外不爲舉業者年二十五以上各收二匹布則歲可得七八十萬匹而十萬之兵可以養矣養兵之具既足則乃可以變通軍制修明師律也今之禁軍即漢之羽林唐之射生宋之殿前兵明之錦衣衛而爲人主之親兵若令諸道募驍勇有材力者送之京師充補禁旅以滿一千之數而別擇心膂之臣以統之則京師兵强可以潛銷亂萌也　上召見奬諭逐條問難命大臣及

備堂次第講行
乙未六年春正月以水上各邑税米六千石及
忠州三分耗穀輸入于南漢山城藏江華應
納宣惠之米移花梁德浦兩堡於燕尾甲串
時 上夙夜孜孜於桑土之策命元斗杓主
管江華李厚源主管安興李時昉主管南漢
洪命夏主管紫燕島使各繕修儲峙每引四
臣籌畫經理至日昃不倦又時名左右別將
分領禁旅親自試閱於禁中○二月賜大司
憲金益熙表裏一襲 上嘗以百司怠豫申

飭開衙益熙除拜之後開衙比前倍多故有
是命○三月命以關西管餉穀換貿銀布輸
置于江都○設金谷倉於舊江陰縣地收貯
長山北諸邑税米俾轉輸京倉或江都以海
西税船到長山串屢致覆敗也○夏四月
列聖誌狀成弘文館啓曰誌狀得於實錄出
於文集見於輿地勝覽者合為四十道而得
於實錄者無撰人姓名其未考出又十三道
且 德宗誌文 元宗行狀皆是尊崇前所
撰尊崇後必有改撰之文而考據無處今此

裒集實多未盡之恨也○城安興鎭○命以
綿布五千匹分送六鎭及三水甲山換穀賑
饑○命通信使父母賜餼廩○五月大旱命
減平安道今年田租分遣宰臣禱雨於山川
上露立宮庭焚香默禱至夜分大雨通宵乃
止○秋七月旱 上命審理疏決宥釋者七
十餘人復教曰寡昧不辟獲戾于天使民替
受其殃予心如割欲代犧親禱不卜日擧行
民將捄死不贍安忍坐受其享諸道方物
慈殿外限明秋停罷避殿減膳求言期以遷

善改過大小羣工惕勵奉職以盡交修之道是夕雨下如注竟夜不止○命造二銀盃遣中使賜大學宣醞於館官及齋儒下御札曰庸續舊典特賜銀盃非以侈矣欲其久也非以酒也欲其和也惟爾師生用彰厥義式敬勿替先是 太宗爲前朝國子博士行爵於館中有青花盞及即位飭實藏之惟多士宴大學許以其杯行酒 成宗朝其杯破缺改造竟失於壬辰亂至是大司成金益熈請改造以續 祖宗盛事故有是命明日知館事

蔡裕後等率諸生上箋謝○先是全南道沿海諸島(扶安縣蝟島靈巖郡楸子島羅州牧都草島靈光郡角里島鵲島紫雲坪)自 列聖朝賜與於成均館俾收其稅入以充養士之費後皆爲諸宮家所奪占至是大司成金益熈白其事 上立命還屬之本館○八月設能麽兒廳選武臣二十餘人逐朔試陣法怠者汰其職○旌中外孝子烈女六十餘人間或贈職復戶以礪頹俗○九月上幸章陵還至露梁津岸顧瞻都城歎曰美哉江山之勝也四方漕運之所輻湊東國王

都漢陽乃其最乎時御營都提調李時白摠
戎使具仁垕率御營軍及楊州兵陣于沙場
以待隨駕軍齊渡合爲一陣摠一萬三千餘
人 上大閱軍容曰雖有此士馬然御之不
得其道則亦徒爲無用之卒也○冬十月命
大提學蔡裕後選朝士之能文者金壽恒南
龍翼李殷相洪葳李端相安後說等六人賜
暇讀書于湖堂 上以湖堂故事問于裕後
裕後裒集國朝以來應製序記及建置節目
以進且言湖堂頹廢賜暇無所 上議于大

臣命一月之內十日供職十日講製以爲程
課○命印賜四書三經小學於四學從大司
成金益熈之請也○十一月洪州牧使申㵶
進農家集成賜虎皮○命移設庇仁縣馬梁
鎭於同縣都島以舊鎭不便於藏船也○上
事 慈懿大妃誠禮備至 大妃善病 上
奉養調娛翼翼油油以所處狹隘親相基於
欽敬閣舊址別建殿曰萬壽曰春暉蠲役夫
身徭○十二月始行錢於京外初東方未有
錢幣只以麤布交易貨賄 太宗始命河崙

作楮貨後廢不舉　宣祖朝有行錢之議以
銅鐵非國產亦不行　仁祖癸酉從戶曹判
書金起宗之言命常平廳鑄錢其文曰常平
通寶復因廷議多歧而罷之未幾金堉奉使
明朝見其用車與錢甚便於民歸以為言及
上元年庚寅再奉使入燕以先行錢於西路
試其便否為請　上許之堉遂以行貨所餘
貿唐錢十五萬文分留平壤安州兩都會邑
上又命訓鍊都監鑄錢以益之使遍行列邑
民多稱便至是始令通行於京外諸路命堉

更定科條設鋪於畿甸兩西自近及遠銀一兩直錢六百文米一升直錢四文皆隨時低昂京畿大同作米一結八斗其一斗代以錢詞訟衙門贖布以錢參半各司貢價五之一及雇役價戶兵曹料布三之一皆以錢代之要使公私錢路流行相通其毀錢者有罪揁又劄薦朴守真委以行錢之事　上皆從之

丙申七年春正月饗侍衛將士於闕庭○城北道之三水郡南兵使姜瑜啓言三水移治之後未及築城郡守朴洞僅築一面請調三水

甲山各鎭堡土兵七百四十人令監兵營給
糧使之十日内畢役從之○命禁衛將士皆
挾袖短衣許着錦綺○校理閔鼎重修撰李
慶徽等因虹變上劄陳勉 上命入侍諭之
曰劄辭切至不可例批故召見求助鼎重復
請立志得人 上曰得人之云可謂至言然
深居九重知人最難昭烈之於孔明高祖之
於蕭曹深知其才故渙然契合以近事言之
李珥當太平之日欲養兵十萬於都下人皆
笑其迂濶壬辰亂作始服其明見皆稱爲聖

人此誠近古所未有之才然以　宣祖聖智之際會終不克大用李珥用賢不亦難乎鼎重曰人皆有一能惟在隨才授任而已安可盡得將才如韓彭智謀如良平王佐如孔明者乎　上深然之顧語承旨曰堂劄及奏裨益弘多予欲廣聞讜論承旨代予草教以求正直之言○上謂筵臣曰中人之性遇患難然後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君遇災亦當如是若但恐懼而已不作一事如被長者之訶責而畏怖退縮而已則亦何益之有哉

惟必有所爲之事使今日行一事明日又行
一事循序漸進念念不怠然後可以盡修省
答天譴也○夏閏五月旱 上下敎求言避
殿減膳審理寃獄親行祈雨祭方諸齋室兩
大作禮曹以爲方雨祈雨事近不誠 上以
問大臣大臣請於祝文中添入報謝語而使
大臣攝行從之○方悶旱審理也 上謂大
臣有司曰帝王爲國之道自近而遠由家而
國曾若審理只及疏遠不及骨肉至親其可
乎徽瀰及三兒父處海島且瀰過時未冠婚

一念不能忘往事童子何知予欲放還諸臣
皆對曰放還之後將何以處之予 上曰使
其兄弟同居而予亦教誨以盡保全之道也
諸臣感聖教之懇惻無敢有異議 上悅亡
何又命復徵濔爵號政院以罪關宗社不可
復齒宗班繳還傳旨 上命大臣議諸大臣
皆難之獨領中樞府事李敬輿以爲徵濔放
還之命藹然堯舜之心也昔者周公討三叔
置辟其魁以七乘因霍叔三年不齒其後復
其爵邑徵濔五年圍置足擬七乘之囚到今

復爵無愧周家仁厚之意設為國家遠慮有
爵無爵恐無關係 上從其議○秋七月
上御講筵有言世之敢言或出於沽名者
上曰雖有沽名之心苟其言利於國家則彼
之沽名於我何有惟當觀其言之是非而已
○命刊布内訓及警民編内訓即 昭惠王
后所撰也警民編即金正國所撰也二書皆
有補於化俗之道○冬十一月前郡守李文
楗上疏略曰今日事勢有十可畏者朝廷之
不端不足憂而聖志未定可畏也百僚之怠

慢不足憂而國無楨幹可畏也諂諛之昌盛不足憂而忠言蔑聞可畏也仕版之猥濫不足憂而風節掃地可畏也人民之愁怨不足憂而弊瘼繁興可畏也倉廩之虛耗不足憂而經用浮費可畏也敵國之侮慢不足憂而邊備踈虞可畏也士卒之寡弱不足憂而將不知兵可畏也器機之薄劣不足憂而兵不服習可畏也 殿下畏其可畏則不足憂者誠為不憂不畏其可畏則不足憂者實為大憂矣 上優批答之

丁酉八年春正月命蠲畿甸春收米之半以歲儉也○命以翼善冠袞龍袍定為陵幸時服御 上嘗與䓁臣語及我國衣服之制曰前朝鄭夢周還自中原始傳紗帽團領之制盖中原雖戰陣亦以冠帶從事而我國笠制極其駭異冒子太高凉臺太濶出入門户動輒罣碍至於衣袖亦太長濶不便行步曾見大明會典武士衣袖僅容其拳良以戎服取其輕捷也我國戎服帖裏緣笠徒拘束其動作何益於行陣哉鄭太和曰閒壬辰後嘗欲依

中國之制上下皆戴小帽子而竟未能行云
矣 上曰道袍之制亦自壬辰後始有之我
國帖裏初與胡人帖裏同其制古有胡耳掩
狹小輕銳而今無之大抵此等初無定制只
因一時俗尚輾轉變易也仍教曰拜陵之時
戴笠乘轎終覺不便其令儒臣熟講以定之
於是弘文館啓曰陵幸時冠服考諸五禮儀
翼善冠衮龍袍而無分於輿轎也如其言○
設瘞坎於獻陵從金堉之言也○二月命壬
辰忠臣贈吏曹判書宋象賢贈刑曹判書申

誥贈右贊成金滲生長之地建祠賜額尋命
豎象賢墓表○夏五月以營將四朔操鍊之
有弊命更定節目從領敦寧府事金堉之言
也○命造璿璣玉衡先是上令講官洪處
尹造璣衡以進然其制多不中度至是弘文
館啓言金提郡守崔攸之創造璣衡水激自
運日月行度晴昬遲速無少差違見者皆以
爲精妙請令巧思者依其制造成藏之本館
從之○六月命造甲胄賜禁旅○秋八月
上御講筵語及唐太宗吞蝗事上曰史記

不可盡信宋太宗欲自焚而是夕雨果若不
雨太宗能自焚其身乎不然而只以空言應
天天其可欺乎當時史官之書法亦可笑也
○九月命王世子與賛善行揖禮先是 世
子欲行揖禮於賛善因禮官覆難而止至是
又下令禮曹欲稟 上裁故有是命○減湖
西大同米二萬石從宋浚吉之言也○罷行
錢之法李時昉白 上曰行錢時散給千餘
石米於市民尚未收合故今則金堉亦知行
錢之難矣 上乃教曰行錢六年未有分寸

之效而國家財產日就凋耗不可不趁今通變罷錢當否其令廟堂稟處於是備邊司啓請罷之○冬十月 上御講筵侍講官趙復陽奏曰樂政大壞繁音促節少無和豫之象請令樂官肄習古調 上曰禮壞樂崩亡國之徵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曾聞大明之樂過於哀傷我國樂音不幸近之此非細憂也○十二月 上進宴于萬壽殿賜國中高年米肉有差以及老之義也

戊戌九年春二月命領議政鄭太和傚湖西大

同法講定湖南大同節目○賛善宋浚吉將歸鄉 上引見求助浚吉以治兵必先養民用刑必先慎恤爲對仍命行酒浚吉言 聖上酒量甚寬而剛制不御酒羣下莫不欽仰也 上曰是予家法非剛制而然也浚吉又曰臣見御寢帷帳皆用黑布昭儉之德可以一知餘昔穆陵遷改時奉審梓宮多用綿布乃 宣廟所嘗御者云 先王儉德豈非聖上之所當法者乎 上以爲然臨退賜貂裘一領○夏五月下内藏龍飛御天歌于校

書館命刊行○六月命大學序齒爲坐以明
長幼之序先是　宣祖朝儒臣李珥議行序
齒之法未之果爲至是始命行之○命竪鼓
統制使李舜臣墓碣錄其子孫○秋九月
上引見吏曹判書宋時烈叅判宋浚吉敎曰
卿等之來苟不與之共天位治天職則更待
何時且以卿等言之士生斯世抱才學而不
試將何用哉時烈曰　殿下十年勵精治效
蔑如臣莫曉其故也古語云用志不分乃凝
於神我國雖偏小君臣上下聚會精神渙然

無間可庶幾也 上曰卿等宜引進善類共
濟國事浚吉曰三代之事尚矣如符堅之王
猛宇文黑獺之蘇綽皆委任而不疑自古無
無才之世也 上以為然○領敦寧府事金
堉上遺䟽言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民
安而樂其生則豈患乎無兵哉湖南之事臣
已薦徐必遠而付之臣若遽然則恐一朝無
助事至於中廢也其意盖指湖南復行大同
法也 上答曰湖南事得人而付之何憂何
慮後 上追思堉曰安得擔當國事堅確不

撓如金墉者乎○冬十一月弘文館上劄進
先正臣李滉所讀心經先是滉初入大學見
心經於同舍生卽以紙束易之歸鄕手註身
體以成其心學及至晩年自爲小跋於卷末
以道其求端用力之槩略滉沒後爲嶺儒輩
所寶藏至是校理李端相以　上方講心經
而此書有先正訓釋可以參考奏于筵席隨
劄以進　上曰所進書奚但治心之要先正
筆畫宛然如新可不敬讀焉遂置座右以寓
景賢之意○宋時烈白　上曰昌嬪廟之五

世不祧視祧遷后妃之禮反有加矣宋浚吉曰不然國家待功臣尚且百世不遷況昌嬪實生德興大院君以啓 宣廟聖躬則其禮豈下於待功臣乎宜令禮官問議定制於是問議大臣從浚吉議○兩湖沿海邑饑減其田租移全南穀十萬石賑之○上御召對謂宋時烈曰宋神宗對明道歎無人才而不知明道之可任可慨也已時烈對曰明道嘗陳治道於神宗神宗以爲堯舜之事朕何敢當神宗之心如彼其小而明道之心如此其大

顧何能任之乎 上曰今日之事若復爲後人所慨則豈不大可畏哉○領議政鄭太和白 上曰五家統之法講定久矣以歲歉尚未行也 上以問於吏曹判書宋時烈時烈對曰五家之制三代遺法特商鞅以虐稔怨非法不良也明道亦嘗言其可行矣 上命自明年行之○十二月全南道觀察使徐必遠啓言扶安縣監柳炅以差員上京若賜召見則庶悉海民饑莩之狀政院以請見差員非藩臣之體請推考宋時烈上疏曰必遠之

請語意樸直其心不害為獻忠也皇朝故事十三省府官員進表來者幷吏卒而引跪揩下 皇帝親傳玉音曰知道吏卒之賤咸得仰覩天光其規模廣大誠意惻怛如此治化安得不隆哉今 殿下引入卧内問民疾苦則遠方疲癃亦必感 殿下恤民之誠也上嘉納○以宋時烈衣服甚薄特賜貂裘一領時烈上疏辭 上慰諭○命置童蒙教官四員 上謂宋浚吉曰近因駙馬揀擇見士夫家童蒙多不知書奈何浚吉對曰 宣祖

朝權韓趙守倫為教官訓誨童蒙當時人才之盛實由於此 上曰善有是命○上御台對謂宋時烈曰予之氣質偏於怒近得一法有可怒則忍之到夜中怒弛然後處事則庶幾少差也時烈曰朱子亦以忍怒為涵養工夫也

己亥十年春正月命中外恤鰥寡孤獨移統營穀一萬石賑兩湖饑○以李惟泰為進善許穆為掌令尹宣舉為司業擢俞棨為兵曹參知○賜清白吏戰亡人子孫食物○關西大

饑　上聞饑莩顛連為之泣下減常膳擇遣
御史命便宜活民蠲軍保奴婢身貢○二
月命依　宣祖朝丕顯閣故事晝夕講召對
皆令兩司一員入侍從持平南九萬之言也
○命祭酒宋浚吉看詳四學規制四學規制頃年四學
東齋圖點錄名及一年二十四巡製述之規
亦甚煩屑今宜並罷只依程子改試為課之
義及大典勸奬條所載本學官兼教授每四
時各一巡聚學生取講誦十人兩小學取五
人四書取五人或四書從自願抽籤背誦以
文義質通為主分四時各誦一書又取製述
五人兩或詩或賦或文臨時出題通四時各
學講誦四十人製述二十人歲末館官與學
官合坐於大學取十六人兩小學八人四書
八人復設合製取八人並赴生進會試外方

小學講取之規已有定式後亦依此例四書小學參半講取公都會製述亦依例仍存童蒙教官四員加出並前設合為八員每二員分差於四部而前設分教官四員亢離華罷三江擇其地可合訓長者差分教官以訓童蒙外方訓長使其一鄉從公論擇差告官分定於各村以便就學自官隨便顧助守令時親考講監司及都事教養官巡時親歷或製或講其實效表著者依大典減戶役學徒施賞不能者楚撻其尤者參詳啓聞師長陞教官或他職下禮曹覆啓請依此施行從之○三月賜額于李滉書院曰硏經李珥書院曰華巖曰松潭金麟厚書院曰筆巖宋麟壽書院曰魯峯李恒福書院曰花山金長生書院曰遯巖○以宋浚吉為兵曹判書浚吉以孱弱辭 上答曰兵務

豈孟賁烏獲之職乎試觀今日此何等時一
生讀書飭躬者不可遽然退歸也○濟州饑
命減田租之半移錦城米一千石統營租二
千石賑之○命諸道勸課農桑力業者復其
身○命全南道大同米五千石分給農民使
備穀種○命忠武公李舜臣南海戰場立碑
紀蹟○分遣御史南九萬閔維重等八人於
八道暗行按廉○夏五月 上移避于昌德
宮之大造殿時 上患鬢腫違豫有日而以
旱乾憂灼露立殿庭徹曉躬禱是日果大雨

然　上疾因此大漸竟以四日甲子昇遐都
人士女塡咽街巷號呼雨泣館學生及遠近
士夫奔哭者不絶於途窮村僻鄕愚下之氓
咸萃官庭悲號如喪父母焉　王世子卽位
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宣文章武神
聖顯仁廟號孝宗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八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九

顯宗朝一

顯宗昭休衍慶敦德綏成純文肅武敬仁彰孝

大王

諱[illegible]字[illegible]辛巳二月四日己酉誕降于

瀋館在位十五年甲寅八月十八日己酉

昇遐壽三十四葬崇陵在楊州

孝宗大王十年己亥五月甲子四日孝宗大

王昇遐于昌德宮之大造殿越六日己巳

王世子即位于仁政門尊 慈懿大妃趙氏

爲大王大妃王妃張氏爲王大妃冊嬪金氏
爲王妃告廟受賀頒敎大赦　上　孝宗適
嗣生有異質自二三歲言動有法度甲申東
還謁　仁祖應對如成人問堯舜桀紂事
上以所讀史略之語證其聖暴甚詳　仁祖
大奇之己丑冊爲王世孫辛卯進封王世子
聰明絶倫凡有見聞輒不忘嘗讀孟子　孝
宗命誦之盡一篇無一字錯自幼及長不離
親側其有不安節則日夜扶持雖命之退不
敢退至是擗踊之節顔色之戚羣下不忍仰

視大臣三司屢請即位終不許及 慈殿下
旨勸進然後乃即位○大喪翌日大司憲李
應著大司諫李尚真等劄請遵朱子君臣服
議製古喪服以臨製布幞頭布公服布革帶
以朝下禮曹議大臣儒臣儒臣宋時烈宋浚
吉等以爲當如朱子說大臣李景奭鄭太和
等以爲先正臣李滉之爲此議也故相臣朴
淳以禮官持難而不之改故儒臣金集之爲
此議也故相臣金尚憲亦有所持難盖國朝
流来之禮不可遽變也命如大臣議○時

慈懿大妃為　大行大王服制五禮儀只載
母為子服朞不及長衆傳重之別院相鄭太
和坐閤門外邀吏曹判書宋時烈示以一小
紙曰延陽府院君李時白聞尹鑴之論有此
議也盖取儀禮為長子三年條䟽說以為長
子死次適承重亦謂之長子也時烈曰禮䟽
果有是說然其下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條
䟽又有四種之說均是䟽說則不可取一而
捨一也太和問四種之義時烈曰正而不體
謂適孫承重也體而不正謂庶子立為後也

正體不得傳重謂適子廢疾也傳重非正體
謂庶孫爲後也太和援手止之曰顧聞時王
制禮時烈曰大明律及國制毋論長子庶子
皆爲不杖朞喪禮備要亦載此說太和曰善
於是李景奭等諸大臣亦以爲當服朞年遂
從其議鑴又引內宗皆斬衰之說爲證時烈
又曰內宗爲君皆斬者不敢以私戚戚君故
雖本服緦麻之外親婦女皆當服斬今 大
行大王於 大妃不敢稱子而稱臣則有君
臣之義 大王大妃顧反爲臣服君之服耶

鑴堅執前說以為帝王家事體與私家不同
復獻議爭之○領議政鄭太和以 上已嗣
位請遵故例罷院相 上教曰荒迷也不能
察庶務限公除仍留太和復請依己丑故事
與左相沈之源同行院相事從之○初 大
行大王遣暗行御史於諸道至是禮曹以國
恤召還京畿御史安後說江原道御史李程
等皆未竣事奔哭憲府啓言奉使而遭國恤
者必待竣事後復命殯宮禮也今諸道暗行
之臣棄 先王之命於草莽甚不可也請禮

書堂上推考御史未還者使之竣事後復命
從之○六月陞清風郡爲府以　王妃姓鄉
也○大司憲宋浚吉上劄言帝王之孝與匹
庶不同勉加節抑毋違聖人制禮之意焉
明廟大行未葬　宣廟臨筵講禮記喪禮篇
盖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乃是禮經
之文依舊制饋奠之暇令儒臣進講討論體
究而審行焉古帝王嗣服之初求直言招賢
俊以裨新化願遵已行之規旁招髦士曲加
禮敬未至者思所以致之已至者思所以留

之爲人心之向背天命之吉凶皆决於今日其可不自畏自勉乎愼思慮嚴宮闈遏私逕宮中府中務爲一體黜陟進退一付公議毋以偏係抑揚任數御物之念參錯於其間以承我 大行大王貽燕之至意焉 上答曰思昔日講席今雖欲行之得乎所言無非至誠孫當感佩服膺焉啓殯前講禮經雖載禮文難抑哀懷惟卿恕察仍命承旨金壽恒以招賢俊事措辭下諭壽恒請前贊善權諰前進善尹宣擧首先徵召而餘外草野人次第

訪徵 上可之○命成均祭酒勿拘品秩時
吏曹判書宋時烈兼帶祭酒與否因該曹啓
問議大臣大臣等以爲議政仍兼大提學正
二品仍兼大司成況此祭酒非常有之職待
其人而始設品秩似不當拘也如其言○執
義李惟泰陳疏告歸 上遣史官諭令入來
仍命本道給惟泰老母食物○秋七月大旱
行雩祭國制秋後不祈雨至是特命行之○
遞宋時烈吏曹判書尋復授時鏡城判官洪
汝河因 先朝求言應旨上疏言邊防疎濶

之患刑賞不中之失是非不公之弊且曰李
厚源論議以偏險爲主處事以鄙劣爲尚洪
宇遠之跡雖云引喩失當固出愛君之忠宜
降温諭待之如舊吏部注擬循私過半如春
坊添設出於輔導而年少蔭官輒擬諸議徒
爲觀瞻無益實效有非優賢養廉之道朋黨
之禍爲今病根學術分裂中國尚然嘉隆以
來士論角立相持百年然其禍未嘗上及於
朝廷我國則不然立幟雖緣於意見處心實
關於名利陰操異同顯加擠撥由是澆薄之

類貫勇先登偷滯之輩守死彌篤其意指時烈也承旨俞棨以其語涉 大行聖躬不可仍用於今日稟捧入與否 上命議于鄭太和使改其措語以呈而以事在 先朝不為加罪時烈登筵懇辭銓職 上慰諭備至時烈辭不已 上遂命遞吏曹判書以安其心姑勿出代至是命加望復授然時烈竟辭不拜○冬十月葬 孝宗大王于寧陵先是尹善道以水原府治為上格龍大風水千載一遇之地議定新陵于水原已始石役李景奭

李時白元斗杓李厚源李澥宋時烈宋浚吉等咸以爲水原卽畿輔關防旣有邑里撤移之弊又有後代五患之慮而至若健元陵左岡乾坐卽我 太祖與神僧無學親卜之地蓋欲如大明之萬歲山地旣純吉事又便當也或劄或疏爭之不已 上遂用景奭等議卜新陵於健元陵左岡○敎曰雖非禮文所載今纔返虞異於常時禮固緣情而生予欲自內問安於魂殿此後行祭時倣朝哭例欲爲問安政院其問于大臣儒臣左參贊宋時

烈以爲朝夕哭五禮儀未見其必止於葬後
雖非行禮之日小祥前自當依葬前行之而
但不可以問安爲名也 上命依議施行○
以畿甸歉荒且經陵役蠲春秋大同米及稅
豆從吏曹參議趙復陽之言也○命官吏之
濫刑殺人者歲抄勿書入判義禁李時昉言
大典濫刑官吏杖一百徒三年濫刑殺人者
杖一百永不叙用是殺人之罪反輕於濫刑
也領議政鄭太和曰大典永不叙用是禁錮
終身故重於徒配今則不然被此律者例於

歲抄及赦令書啓蒙叙所以輕重倒置也
上遂有是命○以北道歉荒命徒年及遠竄
人並移配凡一百十二人其全家實邊及逆
賊緣坐勿論○命下內司綿布一千匹于兵
曹使補軍丁兒弱減布之數初吏曹判書宋
浚吉言 先王軫念軍兵之怨苦兒弱逃故
欲除收布事未及就而令各衙門所儲告之
難以充數惟內需司非古先王大公至正之
法故在前儒臣皆請革罷然 祖宗之制勢
難猝變自 上斟酌除出以充蕩減之數則

可為慰悅民心之一大擧也儀而有是命○
十一月 上命政院銓曹 大行朝發靷時
在外朝官及士大夫上來者並抄啓吏曹判書
宋浚吉啓曰前校理李壽仁恬退守志爲世
所稱司業尹宣擧尹元擧皆有實職前佐郎
申碩蕃崔徽之 先朝直出六品前諮議李
翔宋基厚曾已選授講職前洗馬金萬榮亦
曾擬諮議而碩蕃翔尤爲表著矣政院亦言
前副提學尹文擧自在 先朝屢勤召命當
此新化之日禮遇賢士最是急務宜有慰諭

勉留之舉也 上遣史官敦諭○領議政鄭
太和奏曰扈衛廳之設初因 仁廟反正後
時際危疑以勳臣為大將各率軍官入直闕
内至今不罷無益於軍制而一年頒料通為
三千餘石其於省費之道可罷也 上命議
于諸大臣議不一竟不罷○十二月左參贊
宋時烈陳疏還鄉其疏曰今五月五日中使
以内旨傳諭以為時氣焌熱恐有慮外之虞
欲以今日小斂臣謹對以禮既不然且梓宮
寬濶必無所虞六日事畢臣又以為禮書小

斂條有未結以絞未掩其面蓋孝子猶冀其
復生欲時見其面之文當如禮書士出哭班
大臣以下竟以內旨旋即變通不幸事異初
心非由人事者十分明白而終至梓宮之合
本朝野喧騰歸咎於臣山陵卜定衆議以水
原為千載一遇之地臣敢倡異論亂已定之
謀人言未已逾往逾甚 聖候違豫之日敢
違羣議以太醫有罪當死決不可使之議藥
其後以其所議之藥快收其效論者以為不
急君父之疾負此三大罪得免有司之誅已

是僥倖況望帶職偃息以蔑公議乎 上答
曰父母之喪無欠於襲斂之際欲得美地為
衣冠之藏者人人之心孤雖不敏豈不如誣
罔者乎合木之事若有未盡予豈為卿而恝
視到今不發哉水原不合國陵云者非卿一
人今用陵岡不下於彼雖浮議四至不入於
耳可也第三事於予心尤有所未安人言予
當直斥卿以此欲歸予若許之人謂予何望
卿察事勢之不然亟回歸意及時烈出城
上遣史官諭以入來復下手札使承旨吳挺

緯往諭時烈書啓有不忍聞之説挺緯再三
請其意時烈沉吟良久乃曰人以春秋無將
漢法不道斥我云矣挺緯還白其語 上又
遣史官下御札問其决歸之由時烈對曰竊
聞人謂臣事 殿下無專一之心此人臣之
極罪也 殿下手札挽行令又遣史官下詢
臣終不敢不言翌日諸臣交陳流言可愕之
狀 上曰做言之人若不痛懲則賢路自此
杜絶誰肯顧立於朝當國勢岌岌之時草野
人當延訪之不暇而在朝之賢遭此事退去

豈細憂哉○上移御慶德宮禮曹以　大王
大妃輦輿儀物請問于大臣儒臣諸大臣以
爲　大王大妃方在朞服中與三年喪有別
輦輿儀物當用玄宋時烈以爲　大王大妃
内持衰麻外用玄黑似甚無謂盖五服之人
喪次主素而他處主玄後世之末失也然常
人壓屈故程子以爲不禁冒哀守常至於人
君則不然春秋之義人君不言出盖雖下邑
自與宮内無異故國中無非自伸之地而以
示王者無外之義今　大王大妃持　先王

之服而未免有變改之地則恐違春秋之義
命從時烈議○上以日寒命給薄衣軍士襦
衣凡一百十人又命承旨釋輕囚○命停誕
日方物禮曹啓言嗣服之初軫念民事蠲減
御供兩 慈殿外凡進上方物悉停封進贍
聆所及孰不感動第來年誕日非比節日不
可闕享上之道 上以歲饑民困竟不許○
命以關西管餉耗穀賑流民蠲海西五斗稅
米以本道公穀代輸京倉待秋收捧以償公
穀從禮曹判書洪命夏之言也○永蠲端川

稅銀一千兩從咸鏡道臣之請也

庚子元年春正月 上下諭于左參贊宋時烈曰聞向來流言以駙馬入讒為說卿之決歸職由於此云若有是事予豈不知予之心曲已悉於益平尉洪得箕之疏批矣自古忠賢之被誣間或有之而皆出於上下相阻情意未孚讒言乘隙而起終至蹉蹇之患予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前代也予之於卿心肝相照雖有讒者百人不足以動予一髮卿以山林宿德為世模楷 先王托為心腹遺予小子

予之倚卿如何卿之責任如何從速還朝以
破奸言仍命史官傳諭時烈引疾不來○命
以嶺南沿海邑穀二千石舟運襄陽等五邑
以賑之○命蠲咸鏡道蔘布之半及忠清道
收米一結一斗復命太僕減馬二十匹○寬
洪汝河于黃澗以北兵使權堣啓言汝河居
官不法也○載寧民金斗榮上變設鞫 上
命擭引諸人不必盡問先問其所因緣斗榮
果服其誣罔遂誅斗榮被逮七十餘人命依
先朝例給回糧以送其家財之見奪於金吾

吏卒者悉推還之○二月江原道三陟府火
燒民舍一百七十餘家 上命給綿布三百
餘疋分與被災民○三月召對講大學衍義
吏曹判書宋浚吉曰誠意以下工夫當參看
於格致蓋心體得正然後可以格致也 上
曰格致而不誠意烏用是格致爲哉右尹權
諰曰故相臣趙翼以謹獨爲誠意之本故儒
臣朴知誠以孝悌慈爲修身之本二人之言
誠不易之論也○賜額于金長生遯山書院
及金宏弼鄭汝昌鄭蘊等嶺南書院宋浚吉

言金馹孫燕山朝遭慘禍宋麟壽忠孝俱備亦遭丁未慘禍並宜贈爵吳允謙 仁祖朝名相清白儒雅臨沒戒其子勿請謚宜特賜謚也 上從之○夏四月掌令許穆上疏略曰 大王大妃朞年之制當初喪急遽議禮諸臣或不得詳盡而有此失耶儀禮注疏喪服斬衰章父為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鄭玄曰不言嫡子通上下也釋曰言長子則通上下之號惟據大夫士不通天子諸侯亦言立嫡以長者欲見

嫡妻所生皆名嫡子第一子死也則取嫡妻所生第二長者立之亦名長子齊衰章母為長子注曰子為母齊衰母為之不得過於子為已故亦齊衰也傳曰何以三年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鄭玄曰不敢以已之尊降祖禰之正體也適適相承謂之正體乃得為三年衆子承統者同立庶子為後謂之體而不正不得為三年妾子故也夫三年之喪為父父至尊也為君君至尊也為長子重其當祖禰之正體而又以其將代已為宗廟主也

今 孝考於 大王大妃既為嫡子而又踐阼即位當正體之尊而其服則與體而不正不得三年者等臣不知何所據也國之大喪事重禮嚴雖儀節之末且不可紊亂況三年之制乎請令禮官儒臣追正喪服之失今大喪之練在前既練之後期服已除雖欲悔之不可及也疏下禮曹禮曹判書尹絳覆啓曰初以期年成服今為三年之制此變禮之大者請令大臣儒臣詳議以定領議政鄭太和以為曾於急遽之際未及考出實錄 貞熹

王后之於　睿宗大王必有已行之制宜詳考定之左叅賛宋浚吉亦上疏言我朝典禮無為子三年之制其在古禮尚不十分明白則無寧遵用國典之為愈故遂以朞制為定外議紛然以為　貞熹王后於　睿宗大王亦服三年果如是也請考實錄以為更議之地而穆說亦不能無疑注疏既明言第二嫡子以下通謂之庶子其下文謂體而不正即庶子為後者也此庶子穆必以妾子當之果爾則疏家之說前後自相逕庭也　上命考

實錄於赤裳山城則 睿宗小祥 貞熹王
后果從吉矣左議政沈之源曰當初獻議旣
不外於五禮儀而實錄所載又如此喪禮宜
從先祖也 上遂命勿改服制穆又上疏進
儀禮爲長子喪服圖前叅議尹善道復上疏
醜詆宋時烈至謂擬 先王於不敢言之稱
並及浚吉議禮之失末乃曰此疏之入不入
此言之行不行卜主勢之固不固國祚之延
不延也 上下教曰尹善道心術不正敢上
陰險之疏詆譖上下之間所當繩以重律有

不忍罪者姑從輕典削奪官爵放逐鄉里副
提學俞棻等言善道疏語意凶慘上犯 先
王痛心切骨宜屛諸四裔 上命寬善道於
三水府於是右尹權諰疏言 大王大妃今
日當爲三年之制必然無疑今雖義起可質
百世況善道曾在 先王龍潛時有師傅舊
恩願赦宥其罪也前判中樞府事趙絅修撰
洪宇遠復相繼疏救善道 上或批旨切責
或不賜批仍命 大王大妃殿玉冊文製述
官趙絅以他人改付標○五月 上有眼疾

妨於看讀而猶頻御經筵命校理金萬基大
書經書及大學衍義等書以爲講復命副提
學俞棨依 仁祖朝鄭經世例別爲入侍講
論文義○上行次對平市提調尹絳奏曰曾
在 先朝以諸宮家勒買市貨之弊請報法
司禁止則 先朝教曰何爲此蔽軟語耶不
須借威於法府摘發告爭則予當重繩以此
捧承傳自是其弊頗息令久禁緩或有復踵
前習之患也左議政沈之源曰絳非矣何不
指名請罪乎絳曰既往也不能記矣 上命

中明禁抑○秋七月行大同法於全南道山
郡○教曰寡昧涼德叨承丕緒天灾時變無
有虛日比歲旱蝗饑饉荐臻夙宵憂懼罔知
攸濟今茲發穗之節點雨不下已至兩旬靜
省厥咎罪實在予予遺赤子何罪何辜輿言
及此若恫在己承旨代予草教廣求直言使
大小臣民咸陳闕失無有隱諱○大司諫李
正英等上劄言江都南漢糴穀軍餉除耗徵
捧亦許散債各衙門貿銀日滋月積市上白
金盡入公家民謂之囚銀各司貢物之價軍

兵胥隷料布以此叅半移給平安道舊有遼
軍護送朝天之行而今無此事其名尚存仍
收細布三四爲役之重未有甚於此一如歩
兵減其一疋仍請禁内司濫雜奸僞之弊諸
宮肙占横奪之弊諸宮下人出入内外之弊
且曰閭巷傳言宦官數輩忤旨斥黜云未知
所言何事而昔我 宣祖大王將遣繡衣抽
栍八道守令近戚適在抽栍中還挿筒中有
一宦官伏地諫曰 殿下私情如此則何以
責朝臣乎 宣廟笑而還抽近戚終抵於罪

至今傳為盛德事豈非 殿下之所可法者
乎 上答曰求言已久頓無應旨之言是以
予為無可為而然也今見卿等之劄若夢之
初覺渴之飲水予心喜悅可不書紳而服膺
其中數條當令廟堂議處焉○命重臣句管
仁川紫燕島以島為江都輔車而經理也○
行三覆豐川民金八立以其兄六立為朴進
所殺佯與私和誘進刺殺自就豐川獄願蒙
償命之律八立時年二十三 上特命減死
定配○九月諭八道觀察使曰天心不享降

此大侵食者民天無食則無民民者國本本
搖則國亡言念及此我心如焚雖在疾病之
中亦不敢自暇頻接臣僚數納羣言捄恤之
方靡策不講而迄無一事之措置實惠之普
被億萬赤子將謂予置之相忘盖被灾之處
年分覆審詳知災實然後稅貢軍布等事所
當蠲減移粟之舉內而各司外而各營所儲
穀布亦將覈其實數而取用此皆今日所講
究者而遐遠之民若不知朝家矜恤之意不
堪目前之急未免流亡之患則雖有善政將

何施於既散之後哉此予所以必欲先布朝廷之本意藩宣之臣須以此遍諭道內使深山窮谷無不聞知卿與列邑守令竭誠撫恤使不至顛連道路○追設九日課製於成均館先是節製當日有故則仍不設行時大提學李一相入試院過九日始撤場　上遂命追設課製其後成節目節日有故退行於當月内○冬十月命湖南山郡大同盡數蠲減以衙門銀布代給其價從備邊司之啓也○十一月癸酉冬至副提學俞棨等上劄陳戒

曰陽根於陰動生於靜天地生物之心自是
始萌其端甚微其用甚廣是以冬至之義在
易爲復而聖人重之人能善推時義驗之於
一心則自一念之善而推之如火之始燃泉
之始達以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而其善惡勝
負之機固在人矣驗之於國家則自人主一
身之正而推之朝廷正百官正以至四方莫
不一於正而其治亂得失之幾固在君矣願
殿下奮發大志堅持聖心進學則涵養於消
蠖至靜之地省察於應事接物之際善端必

擴思念必遏制治則今日行一善政明日革
一弊政必期於治定功成國勢鞏固而後已
焉 上優批嘉納○十二月禁良民之削髮
爲僧尼者令所在官一一還俗違者科罪
辛丑二年春正月副提學俞棨等上劄陳七事
蠲逋欠以收人心也停訓局兵新戶加抄也
罷諸宮家各衙門鹽盆魚箭也詳查八路兒
弱仍蠲收布也御營軍限農節除番也扈衛
軍官永爲革罷也都城尼院一並毀撤也
上優批答之翌日召大臣備堂命罷城內慈

壽仁壽兩尼院領議政鄭太和曰此是歷代
帝王所未有之盛擧也然自前後宮之老而
無依者多往尼院 先朝後宮亦有出居者
此難處也 上曰今則無有也仍命禮官詣
慈壽院奉出 列聖位版依奉恩寺例即令
埋安于淨地○下綿布一千疋于備局以補
賑資減京畿春收米結二斗○二月右參贊
宋浚吉自鄉入來 上召見慰諭浚吉賀兩
尼院毁撤之擧且曰朱子以毁僧舍作書堂
爲一擧兩得尼院一處乃北學舊基以毁院

材无仍設北學則好矣 上從之今泮宮之一兩齋是也○夏四月因旱審理放徒年以下一百九十餘人減等十九人○五月給京倉大豆一萬五千石於鐵邑以爲田種俾秋成後輸倉○六月祔 孝宗大王于太廟還宮時命除儺禮歌謠結綵又停陳賀頒敎及飮福宴先是禮曹議祧 仁宗明宗二室於永寧殿判中樞府事宋時烈言帝王家以繼體爲重雖以兄繼弟各爲昭穆宋之太祖太宗爲一世哲宗徽宗爲一世欽宗高宗爲一

世朱子以爲非是請以兄弟各爲一世今我
仁廟明廟親雖兄弟義則父子遷奉永寧之
時可以二其昭穆也以諸大臣議不一竟不
行○舊例侍女選都中良家子至是特命革
罷定爲式○御營大將柳赫然奏曰我國有
産硫黃之地而人不知究貿於他國不能繼
用守禦廳今送于全南道珍山郡採取之此
外亦多有産硫黃之地而郡邑畏其貽弊率
皆掩諱宜令廟堂施賞激勵也左議政沈之
源曰京中昭格洞亦産硫黃而今無守直必

有竊採之患令該曹修築守直便也並從之○秋七月上　大王大妃尊號曰恭愼王大妃尊號曰孝肅　上進冊寶御殿受百官賀時冊禮都監啓言曾在辛卯故相臣金堉獻議云　宣廟朝有重光樂章故　仁穆王后亦有樂章而其他謄錄並無樂章至於昏朝時事不足爲例今此冊禮時樂章勿爲撰進宜也允之○命尚方內司貢紬之自關西納者悉以米代充以補賑資○閏月命減訓局軍兵中老殘者六百名從訓鍊大將李浣之

請也○八月 上親行釋菜于大學○元子
誕降告廟頒赦○復故翼虎將軍金德齡官
伸其寃德齡光州人也勇力絶倫壬辰之亂
起義兵所向摧破倭奴避不敢近 宣廟嘉
之直拜工曹佐郎且號翼虎將軍自是威名
大振會李夢鶴叛於湖西被擒辭連德齡竟
下獄杖死湖南之人莫不寃之至是因旱訪
問抱寃未伸者全羅監司金始振啓言德齡
事 上議大臣特命伸雪○九月命運關西
管餉米三萬石海西米五千石以補經費減

軍器寺校書館貢物罷繕工監工役從大臣
儒臣之言也○命嶺南物膳限明秋姑停湖
南湖西朔膳參量減之○冬十月移咸鏡道
米一萬石江原道米一千石租三千石賑嶺
南饑○賜永柔諸葛武侯廟額卧龍立碑給
田僕時校理李敏叙上疏言 宣廟壬辰之
亂播越龍灣賊退之後進住永柔厥後許置
武侯廟於其地且以邑中武士隷焉又送武
侯像而藏之 聖祖此舉夫豈偶然七年搶
攘躬履艱難而當時奉令承教者未有可托

以討賊之任其所以緬懷豪傑胡不我臣之
意盍可想矣且其縣西有卧龍山緣名置祠
實出於朱子因廬山卧龍庵之名而享武侯
也 上有是命○十二月左議政沈之源奏
言宣惠廳飼馬之穀為八千石請以數千石
賑饑而太僕牛馬分養於西北邑從之
壬寅三年春正月諭令中外收養遺棄兒從大
司諫閔鼎重之言也○命禮曹修麗朝諸陵
每三歲一審著為令○三月 上召諸臣審
理寃獄下教責躬避殿減膳禁酒廣求直言

○夏四月改作永寧殿東西夾室將奉祧主
也○命下內司綿布三千五百匹于戶曹以
補畿輔經用○時癘疫大熾命行厲祭於北
郊○秋八月行量田法於京畿先是　仁祖
甲戌行湖南量田至是又行京畿量田領中
樞府事李景奭奏言使道臣擇守令中有材
能者為差員先行打量然後出送均田使巡
視摘奸則可無騷擾之弊也於是命以前承
旨金始振為左道均田使大司成閔鼎重為
右道均田使○冬十二月前工曹佐郎趙任

道上䟽請立聖志修聖學嚴宮禁親儒臣開
經筵興學校修武備揀閫職撫軍卒擇守令
明黜陟急農務正風俗勸節行養廉恥崇禮
義 上優批嘉納任道嶺南入 仁孝兩朝
連除王子師傅佐郎皆不就至是御史南九
萬薦其行誼且言其年老 上命道臣優給
米穀任道辭謝陳戒

癸卯 四年春正月蠲畿甸春收米每結各二斗
從大司憲俞棨等之言也○三月行大同法
於全南道先是 孝廟嘗命立兩湖大同法

以紓民困而先行於湖西獨湖南未及行
上卽位之初必欲成先志廷臣胥言其不便
庚子先試湖南之山郡亦或行或輟至是詳
知小民皆便之唯豪户不便也遂命通行于
一道每田一結秋收米七斗春收米六斗摠
計本道田結十九萬八百五十五結除復户
二萬一千八十四結則實結爲十六萬九千
七百七十一結每結收十三斗爲十四萬七
千一百三十四石漕輸京倉者六萬一千二
百八十石儲置本道者八萬五千九百十六

石以應中外需用○慶尚監司李尚真啓言
內需司不列于百司不得直行公文必關由
吏曹即　祖宗朝成憲也近来內司直關各
邑今又直申監司變舊創新甚不可也宜修
明舊例事下吏曹吏曹覆啓以為此後內司
直關勿施之意分付各道從之○秋七月遣
官致祭于文烈公趙憲忠烈公高敬命博士
柳彭老復賜額于錦山殉義壇○禮曹啓言
高麗文成公安裕後名犯　文宗御諱請以
初名改題八道鄉校位版從之○以旱灾下

敎求言御熙政堂審理刑曹罪囚又諭諸道
監司民瘼之不可不祛者獄囚之不可不俾
者劃即疏決具錄以聞○賜額于文忠公金
尚容文正公金尚憲書院○冬十月賜額于
忠武公李舜臣統營祠曰忠烈○定諸宮家
免稅田結數有差柴場量留一處毋使廣占
魚場網場唯存　宣廟朝賜給只限其身

甲辰

五年春正月咸鏡監司徐必遠請得木綿
種播植道内命關西道臣收聚數十石由陽
德輸去○命蠲戊戌後内司奴婢已死者身

貢○二月典設別檢宋奎光入直本司閒下
隷爲宮中誦經祈福奔走排設乃上疏曰古
人有言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今此
誦經卽所謂聽於神也豈意聖明在上而有
此事哉臣職排設不能諫止是臣有尸位負
國之罪也　上優批嘉納○三月成均館啓
言　先王朝令前執義崔維之造成渾天儀
置諸濡局今聞其制有可改處請移送本館
與諸生相議校正　上從之又命宋以頴李
敏哲改造測候之器置諸宮中○秋八月遣

左參贊金壽恒往咸鏡道御史尹深往濟州
問邊民及海外人疾苦又俱試文武士○以
北地苦寒民無衣資命備局送綿布二千五
百疋木花三千斤便宜均分○冬十月命蠲
畿內豆稅以歉荒也○彗星見教曰天怒孔
棘惕懼常切今妖星又出噫仁愛之天不以
小子為不可也有此戒告之丁寧顧予昏愚
莫之能悟自今日避殿減膳益加敬畏責己
省愆少答天心大小臣工恪勤乃職無偏無
黨勸善懲惡以盡交修之道歷陳寡躬之得

失以及生民之休戚無有所隱以輔不逮仍
命放內司獄囚停尚方織錦副司直金益廉
裒輯歷代星變命曰妖星錄隨疏以進 上
優批答之賜馬裝○先是史官李選書啓言
江都所藏 列聖實錄卷帙多不完至是禮
曹覆奏請令春秋館稟旨補缺 上命移奉
赤裳所藏實錄傳寫以補○十一月吏曹判
書金壽恒還自北關上疏曰六鎮距咸興遠
者半月程間以三大嶺方伯巡到歲不過一
北兵使自謂治民非其任邊鎮守宰彈壓無

人 祖宗朝多以秩高文臣差遣北兵使如
世宗朝許琮再爲北兵使 成宗朝鄭蘭宗
纔遆本道方伯旋授北兵使築穩城四十里
長城固邊禦侮可見不係於文武也 世祖
朝討平李施愛遂分咸吉爲南北道以觀察
使魚世恭移拜北道觀察使今欲分置兩觀
察則似若不便請別設巡察使從事官以時
巡歷六鎭邊情民瘼採訪轉報豈不大有益
予命下備局覆啓北兵使以文武交差○命
平安道江邊諸邑逐年試才居首者直赴殿

試又置江邊教養官以教儒生從清北暗行

御史閔維重之言也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九

顯宗朝二

乙巳六年春正月以黃海道之平山長淵兩邑加定討捕使從觀察使徐必遠之請也○二月上行次對備局堂上金佐明奏曰淮陽乃是鐵嶺關防而屬之南漢脫有事變遠離本鎭勢必未及今以淮陽别作一鎭統金城軍兵使之留防鐵嶺而鐵原距南漢近以鐵原兼營將屬之南漢便也從之○夏四月上幸温陽之温泉時上有眼疾久不愈用

醫言將浴温泉駕至稷山遣官致祭于故忠
臣宋象賢趙憲李舜臣及先正臣金長生之
墓道内孝子節婦令監司啓聞旌褒賜老人
米魚有差温陽老人十五人加資免温陽今
年田租旁近邑分等减租設文武科庭試于
行宫○五月 上回鑾到漢江犒諸軍於岸
上仍觀兵○上命大臣選 元子輔養官領
議政鄭太和奏曰昭顯為元子時鄭曄鄭經
世李廷龜吳允謙皆以一品為輔養官今當
以宋時烈宋浚吉為之 上曰人豈能無病

故其宜加選太和請以金壽恒金佐明加差
吏曹言輔養官不可無衙門請稱爲講學廳
並從之○置別將於長津咸鏡觀察使閔鼎
重啓言咸興與江界三水接界故曾置別將
於長津江以防薛罕以西別害以北不時之
警近來中廢只收布於士卒甚無謂也請復
設長津別將從之○秋七月行量田於咸鏡
道觀察使閔鼎重令都事評事分管南北道
行之○八月左參贊宋浚吉上劄曰臣竊聞
太廟樂章顚錯甚多盖以保太平九章十一

聲通用於各室初獻以定大業九章十一聲通用於亞終獻而其贊頌先德止於 世宗大王時事以下則闕焉文昭殿未罷時所用樂章各室各製夫太廟諸室以九章通用而文昭殿則各製用之其意義所在誠未能曉也 宣祖朝黃廷彧爲禮判也請於太廟一室各撰一章 仁祖朝吳允謙亦有此請大臣雜議皆不採用但爲 宣廟別製樂章則其上焉者 世祖成宗中宗三世室下焉者仁祖孝宗兩廟獨不可別製者亦臣之所未

曉也且九章所奏至於九室而太廟今爲十
室則 孝廟第十室無可用之樂不獲已以
引出繹成用之引出時則又疊用其章亟終
獻亦以引出永觀用之永寧殿所奏亦然噫
此何等地而其所用禮樂顚倒乖戾一至此
耶且 太祖室只用一樂章 宣祖室有新
舊兩樂章此亦未安之甚者也 上命議于
大臣議各不一未克更正○九月輔養官宋
浚吉乞暇還鄉 上召見命 元子出見
元子唐髻玉簪藍袍紅帶黑靴北向再拜端

拱危坐眉目清朗神氣秀發一筵諸臣莫不聳瞻浚吉曰 元子禮揖拜跪無不中度若非天資之美何以如此願勉令講學開益其性 上曰當講何書浚吉曰講孝經兼講字書可也○冬十月咸鏡道觀察使閔鼎重啓請以龍飛御天歌五禮儀大明律經國大典及四書三經性理大全通鑑先儒文集多印下送俾遠方士子誦法經傳習知典禮從之

丙午 七年春三月 上奉 大妃幸溫陽之溫泉昨年 上疾浴溫泉顯收其效故至是復

幸禮曹啓言上年行幸之初既告祭於温泉之神矣況今　兩殿臨浴輒奏顯效設祭報謝宜也從之設科取士減稅優老如例○夏四月　上奉　大妃至自温泉○五月設教養官於慶源會寧兩鎭以教北道儒生從咸鏡觀察使閔鼎重之請也○秋七月更定科舉相避法初試官與舉子相避只用大典正文而不用小註至是兼用小註一依政官及上下官相避之法從領議政鄭太和之言也○八月以旱審理京外罪囚○教曰予以不

辟叨承丕緒夙夜憂懼恐隳 祖宗付畀之
重七年之間雨暘不時風霜又從而害之哀
我赤子顛連死亡者凡幾人矣矧今一歲之
內極備極無田疇濯濯西成望斷言念及此
心腸摧裂自今日避殿減膳禁酒大小臣僚
同寅協恭恪勤乃職○命稅豆減半收米之
旱田所收每結減三斗○船運嶺南沿海米
六千石於原襄道賑饑○以平安兵營綿布
八百疋輸送咸鏡道給飢寒軍兵○九月設
疏決廳疏決各道罪囚○命舉人初試後遭

耆脈未葬不得會試者一依丁憂例陳試從
承旨閔維重之言也○減砲保價布各司奴
婢身貢有差○冬十月左議政洪命夏上劄
言 元子今當講小學矣故相臣李恒福嘗
以文成公李珥所爲小學集註獻之付訓局
印頒而舊本諺解與集註多有逕庭請令禮
曹問于儒臣依文成集註纂定諺解焉 上
命議于大司憲宋浚吉浚吉如命夏言於是
使弘文館釐正○命全南道大同春秋收米
合捧於春後從觀察使洪處厚之言也○十

一月 上御經筵命諱顔孟程朱之名○命
水原軍兵以馬兵十哨步兵三十哨永爲定
額無得加減初水原軍兵逐年增加至於六
千餘人府使俞瑒䟽請減額抄選 上曰兵
務精不務多有是命○命營將之自堂下陞
授者在任日淺則還收其資若以前任時事
見遞勿爲還收從兵曹判書洪重普之言也
○命蠲北路被災安邊等九邑田稅○十二
月吏曹參議吉鈇當差而政官皆引入命依
故例自備局擬望

丁未 八年春正月冊 元子爲王世子 上具冕服御仁政殿 王世子衣七章冠空頂幘赤襪赤舃行禮英姿德容儼若成人進退周旋咸中節度蓋時年甫七歲滿庭臣僚莫不咨嗟延頸越三日 上受賀頒教大赦○二月館學儒生因事拜辭文廟神門空館而出館官轉報禮曹禮曹遡考前例凡空館之日先遣禮官次遣承旨招儒生諭入而時禮曹堂上皆有故 上命知館事金壽恒大司成趙復陽同直宿聖廟招諭一節知館事代

行○夏四月 上奉 大妃殿幸溫陽之溫
泉命本道供上慈從裁損年八十以上人加
資賜衣資食物有差出常平穀以賑道傍流
丐蠲溫陽天安稷山三邑稅每結二斗應役
邑減一斗○判中樞府事洪命夏上劄言化
民成俗莫先尊聖故帝王巡守輒祀聖廟我
朝 成宗大王幸英陵駐駕驪州遣官祭於
鄉校至今以為美談且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行朝近邑亦豈無可用之人令兩銓訪問調
用亦足聳動 上遣重臣以太牢祭溫陽鄉

拔除趙爾重愼仁立朴孝相權誨四人職皆本道人也○閏月旱遣官祈雨于道內名山大川復遣宰臣祈于雩壇三角木覔漢江遣重臣祈于宗廟社稷及北郊䟽决道內罪囚士族年過三十貧寒未嫁娶者官給資裝嫁娶之奴婢身貢指徵無處者並蕩减○上奉大妃至自温泉避殿减膳撤樂求言䟽决中外罪囚以旱灾也○命關東西流民入京師飢病者數千人令漢城府分置東西活人署給糧救療○五月移京倉大豆一千五百石

田米五百石于興元倉賑關東饑民○六月
出京倉米三百石田米四百石賑畿內饑民
○秋七月命以江華餉穀五百石賑饑○賜
江界府文元公李彥迪院號曰啓蒙鏡城府
故評事鄭文孚廟號曰彰烈從兩邑士民等
之請也○給江華餉穀五百石賑饑○八月
以畿甸歉荒命盡蠲田稅大同每結只捧一
斗六升以爲官需餘補賑資○冬十月故弼
善鄭雷卿母死命給喪需 先朝所賜廩限
三年仍給故副學鄭弘翼妻死命給喪需從

大臣之言也○十一月以水原府使兼討捕使○命建集祥殿于慶德宮時 上奉 慈懿仁宣二大妃備物致養咸盡其誠乃即慈懿大妃時御萬壽殿之東別搆一殿名曰集祥以爲 仁宣大妃時御之所猶漢長樂長信之制焉○十二月兵曹判書洪重普言嶺南有廳軍一身三役寃苦甚多而忠勳府冒屬忠義及不入籍者多至千餘名宜稱餘丁每年收布人二疋以充有廳軍一役減除之數以其餘定禁軍保人 上允之○命贈

故忠臣安弘國爵弘國當壬辰亂以寶城郡守爲全羅水使李舜臣中軍與倭賊戰于安骨浦以一船之卒破賊數千艘竟中丸而死忠義大節與舜臣並稱至是弘國子宗述上疏陳其狀有是命

戊申九年春正月命忠淸道被災八邑秋收米每結減二斗○二月賑京畿饑民二千八百餘人以病出幕者給粮米○蚩尤旗見西方敎曰今日國勢岌岌乎殆哉歲首虹貫未逾月又有此變魂夢亦驚若隕淵谷自今日避

正殿追省既往之愆少答天譴承旨代予草
教廣求直言以補不逮大小羣工務盡寅協
恪勤乃職至於甄拔人才疏决庶獄誠弭災
之急務宜令着意施行減膳禁酒等事亦令
舉行○下諭于右賛成宋時烈賛善宋浚吉
曰災異層疊國事孔艱若有碩德儒賢左右
輔翼其於國勢所關如何卿受　先朝知遇
之恩任　先朝付托之重而一遭邪說固守
遯心未見幡然之期今國家遭此無前之變
豈可一向遐荒莫我相恤乎方今春日漸和

從速上來扶濟顛沛之國勢少慰予日夕思想之懷○執義沈攸等上劄陳五弊久停經筵也自用拒諫也軍器別備也官家設庄也請緩督糶糴也　上嘉納之○禮曹佐郎李沃因災異上疏進修省便覽二篇盖搜集春秋至趙宋君臣遇災交修可以為法玩災敗度可以為戒者每段輒附已見凡四十八條上優答賜馬裝○以左賛成宋時烈為右議政盖承　孝廟遺志也○命抄士族窮寡絶火之類九十家分四等月給米塩○命敗船

罪人權時談依事目梟示刑曹參議南九萬
上疏曰弑逆元惡也禦人大憝也未嘗不敢
服行法豈可以元惡大憝不施之律施之於
此罪哉又引范仲淹救鼂仲約事備陳古人
戒輕殺慮後弊之義 上從之○三月禮曹
以氛祲既消請復常膳 上曰每聞餓殍載
路民生顛連心常惻怛食不下咽姑待秋成
○命以管餉耗穀大小米一千石皮穀二千
石賑兩西饑民○南部七十六戶災 上命
該曹食物題給又命兵曹備給救火器械及

軍卒漢城府官貟勾管禁火○時癘疫大熾
遣重臣行厲祭于北郊○夏四月命以米豆
各萬斛賑畿內饑以南運米四千斛分賑湖
西海西兩路饑○五月以南運米一萬三千
斛分糶都民○命贈故校理金麟厚吏曹判
書故佐郎姜沆金德齡該曹參議○六月命
戶曹判書金佐明以銅鐵鑄校書館活字先
是壬辰亂後校書館活字散失殆盡以木字
印書甚不精至是佐明以銅鐵鑄成公私書
籍賴而廣印○秋七月以李端夏金萬重洪

錫龜金學培朴紳洪覲等為經書校正官會
同校正於成均館六人以文學著稱覲尤精
於字學○八月 上幸温泉○九月 上還
都命右議政宋時烈吏曹判書宋浚吉給馬
隨駕時烈力請遞職隨駕 上許遞命付判
中樞府事○命三公之外別設世子傅以判
中樞府事宋時烈兼之從領議政鄭太和之
奏也尋又以時烈兼領經筵○冬十月命贈
錦山君誠胤謚忠貞贈故掌令趙涑吏曹參
判誠胤光海時與龜川君睟陳疏請斬爾瞻

被竄死竦力辭及正後錄勳清白廉潔爲一世所服至是因趙復陽所建白有是命○十一月左參賛宋浚吉上劉進太極陰陽圖一本曰此圖初出於前縣令洪錫而判中樞宋時烈實加校正臣亦與聞其議而皆本於先儒舊論 殿下倘加省覽有所契悟於天地造化之理陰陽進退之機則其於學問之工治平之道豈曰少補之哉乞命粧爲障子張諸座右 上優批嘉納○命寧越 魯山君祠宇叅奉題給料米分番守直守墓軍亦爲

給復從原襄道觀察使鄭榏之言也○復以
宋時烈爲右議政時烈陳疏還鄉○行量田
於忠清黃海二道○命罪人出嫁女勿許連
坐令中外鏤板掛壁從承旨南九萬之言也
○賜几杖於領中樞府事李景奭宣教宣醞
賜一等樂景奭時年七十四筵臣引故文忠
公李元翼賜几杖文正公金尚憲賜肩輿之
例請施優老之典有是命○命贈故及第韓
五相說書五相登增廣文科未殿試而遭喪
以沒筵臣以爲言特贈文職後遂爲例○十

二月刑曹判書徐必遠論越城人罪請斬之
上從其言臨刑領議政鄭太和急遣人止之
曰更為草記請待啓覆施行也必遠不得已
如其言宋浚吉白 上曰古人死中求生必
遠生中求死此人他日必多誤事願 殿下
察之○以饑疫命明年三名日進上方物
兩大妃殿外俱停止○賜額于文節公柳希
春潭陽書院文元公金長生安城書院文忠
公金尚容文正公金尚憲定州書院文孝公
趙翼廣州祠宇從宋浚吉之言也○館學儒

生中應澄等上疏請依中國嘉靖已行之制
別立啓聖廟祀叔梁紇以顔無繇曾點孔鯉
孟孫氏配享以程大中朱松蔡元定及周濂
溪之父輔成張橫渠之父迪從祀又以楊時
羅從彥李侗從祀聖廟兩廡事下禮曹禮曹
判書趙復陽覆啓曰顔曾思之父子位次倒
置孔孟周程張朱之父皆無配享非所以追
本報功之意況此禮乃中國之所已行令依
儒疏別建啓聖廟允合事宜但嘉靖間大學
士張孚敬採儒臣之論稱孔子爲至聖先師

四配稱以復聖宗聖述聖亞聖十哲及門弟子皆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皆稱先儒大成殿爲先師廟吳沆之言曰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沒而謚之可乎此等議論皆有所據今因此會並擧未盡之典庶無遺憾請議于大臣及在野儒臣　上從之領議政鄭太和判中樞府事鄭致和等以爲改正位次事甚重難判中樞府事宋時烈亦言事有緩急姑未暇於制作等事今且倚閣以待後日可也　上命啓聖廟姑先擧行後以時屈未果行○上

下別諭召尹文舉尹宣舉尹元舉李翔申碩蕃尹拯朴世采宋基厚皆辭不至○監察趙昌基上萬言疏條陳時弊 上優答賜毛褥以奬之○命停歲時松葉之進排以大臣言其術厭不經也復命並停挑杖挑枝人勝綵晝

己酉十年春正月 上行台對判中樞府事宋時烈奏曰開城府穆清殿即 太祖潛邸舊基荒廢已極南門外又有舊宅基址雜於民居之中請遣官看審仍令修治從之○上問

宋時烈曰頃者李尚眞之爲慶尚監司也啓請漏籍之人雖或被殺不以殺人之罪罪之云此言何如時烈對曰此乃大明 太祖之法也必有此法然後可無漏籍之患而但人命至重以此立法則漏籍之人皆未免殺是可慮也 上曰如此然後必無漏籍者矣時烈又言娶妻不娶同姓古之禮也國俗雖同姓若異貫則不嫌於婚娶甚無謂也請自今禁斷 上可之○上率王世子展謁太廟○二月命設倉於安興鎭使泰安郡守主管糴

糶事先是戶曹判書李慶億言漕船至安興
前洋輒臭載今若鑿掘後港以通漕路便也
上以問左右議政許積曰若損今年所臭
載二千五百石之數則豈有不可成之理李
上即命慶億往審形便慶億歸言掘之便閔
鼎重以為可鄭太和李浣以為不可由是掘
浦之議遂寢設倉之議乃起至是復命禮曹
判書金佐明往相其設倉處佐明歸言其不
便請姑先少試諸大臣皆以為難獨宋時烈
以為 聖意為惜人命有此設倉之舉固當

將順之不暇而但不可一時並擧姑先少試
為可 上從之命先作四十間◎新設訓鍊
別隊軍時都監軍兵有名無實徒費國廩人
皆有尾大難掉之憂李端夏首陳其弊宋時
烈請倣御營兵制改設新軍而革罷訓鍊都
監 上以問於李浣浣極言訓局之不可罷
新軍之不可設許積柳赫然力贊新軍之易
募 上決意行之於是名新軍曰訓鍊別隊
其舊軍之逃散者亦皆充補◎命三南監司
兼收拏脊以二周年為限從判中樞府事

宋時烈之言也○三月 上奉 王大妃幸
温泉 王妃四公主隨行命本道道臣訪民
瘼條列啓聞蠲戊申條田稅已酉條歲幣○
夏四月 上至自温泉○五月左叅贊宋浚
吉將還鄉 上召見浚吉言 王世子德器
成就將大進盖遂請以趙復陽朴長遠等老
成忠實之人輔導東宮 上可之未幾長遠
上疏乞郡願便養其老母 上命該曹給米
布以為養○秋七月命監司守令依大典相
避條小註中同姓三寸姪女夫相避之法從

大臣言也○八月命王世子行入學禮初
上命以小學爲入學時講書趙復陽朴長遠
以爲然而獨閔鼎重言當以大學爲講書也
鄭太和以諸人異同之見奏之 上曰 文
宗八歲入學故講小學予十二歲入學故講
大學今世子九歲且方讀小學何必捨所讀
而講大學乎○冬十月祔 神德王后康氏
于宗廟 太祖室復貞陵 后當太祖開國
正位中壼有年而 太祖昇遐羣臣失議闕
並祔之禮陵亦失傳至 宣祖朝德源入康

純一許于駕前自言判三司康允成後孫乞
免軍役於是公議始發李珥首倡配太廟之
議且請命禮官求陵寢所在始得之至是宋
時烈上劄言之諸大臣率百官庭請館學章
甫亦陳章以為言 上許之設幄殿于景福
宮康寧殿舊基題新主上謚冊遂行祔禮改
封貞陵設象石建丁閣置官守護如儀以
后姓鄉谷山郡陞為府贈故判三司事康允
成為領敦寧府事象山府院君方封陵設祭
有驟雨降貞陵一谷川流皆滿民稱為洗冤

雨○弘文館進李敏哲所修渾天儀及宋以
頴所造自鳴鐘 上覽而善之賞賜有差○
十一月以雷雹之災疏決中外獄囚減大同
收米

庚戌 十一年春正月以 王世子傅贊善未至
命退行冠禮前年秋 上欲行王世子冠禮
宋浚吉言春夏屬陽秋冬屬陰在聖人扶陽
抑陰之道當遲待明春 上用其言命以是
年正月涓吉至是賓客趙復陽上劄言雖士
夫之冠其子亦必廣延親友所以敬其事也

春宮冠禮國之大事山野碩學知禮之臣皆合招延以成嘉事而傳宋時烈贊善宋浚吉李惟泰俱在輔導之職退居鄉里請别爲台致 上如其言冠禮退定於三月敦台三儒臣皆令及期上來於是時烈以情勢不至浚吉惟泰赴召○三月行 王世子冠禮○夏四月左參贊宋浚吉告歸 上召見宣醞命兩道給馬内醫賫藥物隨去○秋八月命以内需司綿布一千匹麻布五百匹補賑資○命給故功臣李時白李厚源李澥三家月廩

以歟歲屢空也○冬十月命修高麗太祖陵置守護三人王氏之爲守直官者給廩其餘諸陵亦令所在邑各置守護三人○命量減各殿香醞米運江都米三萬石發賣于京中以戶曹鹽鐵布劃給全羅道充賑資停御營軍上番留其保米于諸道以賑之○運湖南穀及統營米租賑濟州饑○十一月命戶曹賑恤廳給凍餒人米穀襦衣有差減各道布貢

辛丑 十二年春正月敎曰濟州貢馬今當上來

而非徒饑民搜捕爲難驅來之際亦必貽弊於一路其令今年勿來獻○命禮曹搜訪諸道孝行旌表贈職給復有差○二月諭八道兩都曰近年以來屢遭饑饉公私赤立餓殍相望哀我民生靡有孑遺中夜以思咎恫在己噫旱澇致災雖因年運之不幸溝洫不治亦由人力之未盡裕食生穀之道可不思所以盡其力乎春日漸舒東作漸迫播藝百穀此正其時勸課之政不可少緩巡四境審田野詢種食之有無察耕播之早晚凡民力之

所不足菑畬之所未墾助其窮乏勸其耕耘者其責在卿卿其體予至意告諭于道內守令簡率騶從親自行審資其種粮勸其耕墾毋使播種愆期農畝就荒務盡人事之未至以期田功之無虧○三月教曰當此大侵不可督民收稅並留三南原襄黃海京畿田稅于本道以賑饑民都中分設三賑廳使宰臣領其事諸道量邑居村落之遠近作糜粥以饋饑腫給乾糧以濟農作○夏四月立收養遺棄兒法凡人取路傍遺棄兒者呈漢城府

受公文任其爲子爲奴○秋七月觀象監啓曰王世子誕日實爲辛丑八月十五日而因丁未年改用大統曆法以閏七月誤作閏十月故誕辰八月誤稱九月自昨年庚戌還用時憲曆始正其謬請自今 世子誕辰以八月改之 上命禮官就議大臣如其言○八月大熟○命設壇于東西郊祭國中之饑疫死者○冬十二月命關西元會米三萬石會外米八千石待明春船運以爲賑救之用

壬子 十三年春正月減京畿忠清全羅三道春

收米結二斗又減黃海咸鏡二道被災邑田
稅身役○二月命移平安道管餉穀九千餘
石原襄道各穀一千餘石賑北道饑○三月
上下教罪己曰饑饉凶荒何代無之豈有如
今日之慘哉涼德忝位天心未豫水旱風霜
天地變怪無歲無之而狂愚昏迷未答天譴
威怒赫然降此饑饉癘疫使我東億萬蒼生
顚連道路積屍相枕城市村落殆乎空虛爲
民父母見此酷禍痛泣呼穹願以身代萬民
之命噫陽春發育萬物咸生惟我赤子獨何

罪辜罹此罔極之災也寡昧之過失國事之
利病生民救活之策大小臣庶各陳所懷補
予不逮以濟時艱且令道臣各舉才局有裕
之人隨才調用○疏決京外罪囚京畿湖西
雜犯死罪蒙宥者凡一百四十餘人○夏四
月給江都穀三千餘石于京畿給穀六千餘
石於道內被災邑使之播種○六月 上命
備局定九科薦目使二品以上六曹參議三
司各薦人才其目曰持身方正有才行者曰
潛心義理有學術者曰智謀過人可堪將領

者曰勇力超衆緩急可用者曰剛果毅確不
畏強禦者曰留心世務處事明敏者曰慈詳
廉謹可合字牧者曰居家孝友見稱鄉黨者
曰文才優異善於撰述者○冬十二月贈故
正郎李義健司憲府執義義健孝友端粹能
詩善書與成渾李珥相友善萬曆中大臣李
恒福白其行誼請擢用超拜工曹正郎至是
永平多士疏請故有是命

癸丑 十四年春正月諭八道兩都曰足食之道
亶在務農古昔帝王罔不以稼穡爲先詩之

豳風書之無逸豈非後世之龜鑑乎惟我
祖宗深軫厚民之術首之以田制且慮小民
或昧樹藝之宜譯解農書以訓諭之猶恐其
未也因土地已試之方而著農事直說俾愚
蚩之氓得以曉然易知其愛民重本之意直
與唐虞三代之盛前後一揆逮予寡昧水旱
之災饑荒之慘至於往年而極矣老弱塡壑
骼胔相望無地可移無粟可濟 祖宗三百
年休養之生靈一朝蕩然桑麻之境變作蒿
萊之墟雖因年運之不齊實由人事之未盡

夫農之爲務不外乎趁時用力用力勤趁時速者所獲常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獲常少今也耕種旣不及時耘耔又不用力陂堤灌漑廢而不修糞土芟草忽而不務不求人事之當盡徒諉年運之不幸不幾於不稼而求獲者乎目今春日載陽土脈初開于耜之節已邁舉趾之期奄迫勸課之政不容少緩鄕其體予明農之意布誥字牧出入阡陌無擾閭里審視田野無妨民事陂堤之可灌者修之溝洫之可通者疏之民力不贍則思所以

助之種食不足則思所以補之使耕播不違
其時耘耔不愆其期土務盡墾民咸歸農上
供經常之賦下遂生育之願奠民生於耕鑿
固邦本於磐石卿勿視以文具惕念舉行○
二月命寧越府 魯山君墓官致四時忌日
祭需○夏五月以旱下教責躬求言減膳禁
酒疏決中外寃獄命勿製進端午帖以示省
虛文之意○冬十月遷楊州寧陵于驪州弘
濟洞宗臣靈林副令翼秀上疏言寧陵封石
有釁恐有雨水滲漏之虞也 上大驚惕遂

決遷厝之議九月啓楊州舊陵十月奉遷于驪州英陵東弘濟洞子坐之阡廞衛所過五邑減大同收米賞摠護使以下有差○十一月以赤裳山城處湖嶺三道之交素稱天險宜爲大鎭命陞茂朱縣爲府儲糧鍊兵從全南道觀察使李東稷之言也○以耆舊零替正二品中年滿七十者只有一人命以吏曹參判姜栢年爲耆社堂上

甲寅

十五年春正月置　魯山夫人墓守戶祭田○二月　仁宣大妃昇遐初　大妃疾沉

上命遍禱于廟社山川疏決罪囚及 大妃薨 上哀毁踰制凡諸祀享自饎爨至濯漑靡有不飭○夏六月葬 仁宣王后于寧陵先是成服禮曹初議 大王大妃服制遵國典以朞年節目啓下旣而復啓言己亥國恤大王大妃旣服朞年之制則今此服制當爲大功無疑也遂以大功改付標於節目至是大丘幼學都愼徵上疏言曾以國制長子之服爲朞年於己亥而又以國制衆庶婦之服爲大功於今日何其前後之有異也 上命

招時原任大臣六卿政府東西壁判尹三司長官使之會議賓廳賓廳三啓言大典爲子之服不分長衆皆爲朞年故已亥服制時長衆之說初不舉論今番則大典有長子妻朞衆子妻大功之異而無承重服朞之語大功之制不可謂無所據　上教曰已亥議禮時但於三年之說收議覆啓朝家既不採施而未聞長衆子之說賈疏既云取嫡妻所生第二長子立之亦名長子五服條之無承統一款雖曰時王制禮乃未備之處　大王大妃

服制依當初磨鍊國制朞年之制定行其時
禮曹判書趙珩參判金益炅參議洪柱國正
郎任以道幷拿鞫嚴問（肅宗即位幷徒配）領議政金
壽興付處春川府○秋八月 上自春在疚
過毀積瘁是月感疾益篤大漸之夕猶頻問
敬思殿膳羞潔否又聞戶外風聲問何自曰
東風也 上驚曰且損稼矣予何爲又聞此
聲乎嗟歎不已 王世子遣大臣齋禱于廟
社山川竟以十八日昇遐于昌德宮之廬次
自都中士庶以至窮谷愚氓莫不奔走悲號

思慕遺澤 王世子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
功業上謚曰純文肅武敬仁彰孝廟號顯宗

國朝寶鑑卷之四十